

通志堂經解

□ 12
1411
123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九

後學 成德



伊川先生曰需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夫物之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為飲食之道所以次蒙也卦之大意須待之義序卦取所須之大者耳乾健之性必進者也乃處坎險之下險為之阻故須待而後進也

易傳

兼山郭氏曰序卦云需者飲食之道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如此而已至於蓼蕭廢則恩澤乖湛露廢則萬國離故需之為需

豈曰小補之哉

易傳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伊川先生曰需者須待也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進而遇險未能進也故為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為需之主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元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辯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剛健而不陷而能俟時故有孚於光亨也訟需坎皆言有孚必然之理也又如夫濟飲酒濡首亦言有孚義同此

易說

藍田呂氏曰需有所待而進也乾健欲進而險在前姑有所待終必濟也有所待者久則孚孚則光亨乾之用

也利涉大川剛健乃濟也

白雲郭氏曰天地之大尚不能无所需以生萬物況人道乎有孚者充實之美也光亨者輝光之大也有是德眾之所需也需之亦以成是德也貞則吉需之道也利涉大川乾之健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蘇氏解需光亨曰光者物之神也此關子明之說也或問神曰日月在上其明在地夫日月之形其大如盤孟光之所燭被乎萬物非神乎蓋神難言也故以光形容之君子動而有光廣大无所不及故易言未光未光大者皆狹且陋也

叢說

新安朱氏曰需待也以乾遇坎乾健坎險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孚信之在中者也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為有孚得正之象

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故占者為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正固無所不利而涉川尤貴於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也本義○問需卦大指先生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錄語

東萊呂氏曰需乾下坎上以乾之健阻於坎險之下故需待而後進也然惟乾然後有所需非乾則素无所有將何所需乎○需利涉大川惟能需待所以審細瞻顧涉大川而无虞紀○又曰易傳有孚則能光明而亨通已丑課程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伊川先生曰需之義須也以險在於前未可遽進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剛健而能需待不輕動故不陷於險其義不至於困窮也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贊之云其義不困窮矣○五以剛實居中為孚之象而得其所需亦為有孚之義以乾剛而至誠故其德光明而能亨通得貞而吉也所以能然者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居天位指五以正中兼二言故云正中○既有孚而貞正雖涉險阻往則有功也需道之至善也以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五以剛正中履尊位而不疚故有孚光亨貞吉有孚剛中也光亨大亨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則光斯大矣不曰大亨者以其有險而剛不揜焉故曰光亨也夫剛健而上行乾道也險在前而不進有需之

義焉故曰需須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而動與時偕天
 行也故險難在前而不能陷其義不困窮矣以剛健之
 中需而後動則往无不濟矣故利涉大川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卦言之乾猶需於五以爻言之五猶需
 於物故曰需須也以乾之剛健其遇險也止於不險不
 困窮而已則險之為義大矣能无需乎有其德以待天
 下之需者九五也故言位乎天位以正中為需之主宜
 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需須也剛健上行遇險未動待時者也故
 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坎險也陽陷于陰中陷也困者水
 在澤下也需自二而上有困反之象三陽剛而健能須
 以進動而不屈不陷于險善用剛健者也故曰剛健而
 不陷其義不困窮矣此以兩體言乎需也須以進者需

有孚而後進也孚者已也孚之者人也豈能遽孚之哉
 需自大壯變大壯四陽同德四與五孚未進之時雖未
 得天位其德固已剛健有孚特道未彰爾及其自四而
 進則位乎天位乃光亨也光坎離之象光亨者以貞吉
 也九五正中待物之須而不匱者唯正中乎故曰貞吉
 需道至於光亨位乎天位為須之主萬物需之貞吉也
 二者天子之待價也五者天下之望成湯也此以二五
 言需之才也坎為大川自四之五往也乾剛須時而往
 何難不濟故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於卦氣為二月故
 太玄準之以更僕易傳
 五峯胡氏曰文王雖有疊疊剛健之德既受命為人之
 主矣若遂欲進定天下則紂之才猶足以有為惡未貫
 盈人心未盡散時未可以定也文王逡巡不進退處于

西伯而紂在上險在前也文王以服事殷其忠信于上下其誠動于殘賊故得行其號令于諸侯天下化之而紂不以爲嫌剛健而不陷豈有困窮哉有孚光亨貞吉此之謂也若文王中非有孚則不足以動商紂而至於以兵相加文王雖得天下是篡也非位乎天位中正之義矣惟文王位乎天位中正而不過故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夫以天道處之何事不濟故曰利涉大川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需須也此以卦德釋卦名義需有孚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本義○需主事孚主心需其事而心能信實則光亨以位乎尊位而中正故所爲如此利涉大川而能需則往必有功利涉大川亦承上文有孚光亨貞吉○福州韓某云險而能忍則爲需險而不能忍則

爲訟能通其變則爲隨不能通其變則爲蠱此是說卦對然只是此數卦對得好其它底又不然後世策士之言只說出竒應變聖人不恁地合當需時便需並語錄東萊呂氏曰剛健者多陷溺蓋躁進而不待時故也惟剛健而有所需則无陷溺之患矣○又曰天下有一等自好之士不肯輕出但併與己分工夫皆廢又非所謂吾斯之未能信君子雖不輕出不妨做立事業工夫故謂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並易說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伊川先生曰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故爲須待之義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蓄其才德而未施於用也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爲雨之象懷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

氣體宴樂以和一作養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九五需于酒

食貞吉未濟亦有孚于飲酒以陰在前无所施為唯于飲

食而已易說

藍田呂氏曰雲上於天下必得澤飲食燕樂以歡待下

上之澤也

廣平游氏曰雲上於天則澤將下流天下之所後望也

故有需之象飲食人之大欲存焉而人非飲食不生則

天下之所需莫急於飲食故需飲食之象而位乎天位

以應天下之求亦曰需于酒食而已然幅負之衆烏得

人人而飲食之哉亦曰養賢以及萬民而已故君子飲

食燕樂者大亨以養聖賢使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焉耳

忠臣嘉賓盡其心則小民不失職而人人厭所欲矣九

五之所需孰大於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

治外而始於燕羣臣嘉賓者需之道也雍曰序卦曰需

者飲食之道也飲食朝夕之需也人无饑渴之害則飲

食无需也也蒙之後天下之所需者在君而君之所需

者在賢雲上於天欲雨之象萬物之所需也飲食宴樂

所以養賢膏澤將以及民亦天下之需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雲上於天蓄膏澤而未降須也君子蓄其

才德未施於用亦須也飲食以養其氣體燕樂以養其

心志居易俟命待時而動蓋需有飲食之道膏澤所以

養萬物也坎為水兌為口為和易傳

新安朱氏曰雲上於天无所復為待其陰陽之和而自

雨耳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為但飲食燕樂俟其

自至而已一有所為則非需也義本○需待也以飲食燕樂謂更无所為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語錄

東萊呂氏曰君子以飲食燕樂易傳曰飲食以養其氣體燕樂以和其心志此二句極有意味蓋君子於未遇之時涵養成就一旦有用則无施不可以非口體之養而已也說易○需大象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雲上於天而未成雨猶君子未施於用而需待之時也飲食燕樂涵養此理而已與後世不得志而麴蘖之託昏冥之逃者大異紀○又曰易傳云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為飲食之道己丑課程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伊川先生曰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于險故為需于郊郊曠遠之地也處于曠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也不能安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于遠而无過也○處曠遠者不犯冒險難而行也陽之為物剛健上進者也初能需待于曠遠之地不犯險難而進復宜安處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矣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能終身焉乃能用常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乾道以上行為常方需之時險在前宜需而後進雖久於其所未為失常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以乾之剛猶有畏難之義則險其可犯哉初九遠於難者也故言于郊于郊不犯難矣勿以遠而妄動不盡畏難之義是以利用恒无咎可需則需不可

需則勿需也可應則應不可應則不應也此需時用常之道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乾天際也四在內外之交曰郊五坎為險難初九正應六四而險難在前當守正不動以需其應不先時而動不犯難而上行故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風雷相與不失其正天地可久之道曰恒謂五變四動而交乎下也九五虛中以需六四屈已以下之如是應時之需則上下相與可久而无咎陰之從陽地道之常也初九陽在下需六四之應而以巽行以上下言之未失常也九五剛健中正而曰犯難者非其應而往无因而至前志未通也或問利用恒也順以巽也乾道乃革也何取於卦也曰卦變也所謂之某卦也需利用恒者需之恒也蒙六五順以巽者蒙之觀也乾九四乾道

乃革者乾之小畜也小畜之中又有離兌故曰革是謂

天下之至變易傳

五峯胡氏曰夫人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古之君子如伊尹之耕于有莘傳說之築于傅岳呂望之釣于渭濱皆待時于郊野曠遠之地不冒犯世患而求進者也其耕也其築也其釣也用常而已非有驚時異眾之行也故

无咎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郊曠遠之地未近於險之象也而初九陽剛又有能常於其所之象故戒占者能如是則无咎也

義本

東萊呂氏曰初九九剛健之物不能无動需于郊則去險尚遠也利用恒无咎非謂去險雖遠而常行之事亦可為但能用其常以應天下之變則无咎矣不謂之守

常而謂之用常此言亦可以意會易說○又曰易傳云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志動則身郊而心市已丑課程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伊川先生曰坎為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為需于沙漸近于險難雖未至于患害已小有言矣凡患難之辭大小有殊小者至于有言言語之傷至小者也二以剛陽之才而居柔守中寬裕自處需之善也雖去險漸近而未至于險故小有言語之傷而无大害終得其吉也○衍寬綽也二雖近險而以寬裕居中故雖小有言語及之終得其吉善處者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沙近水而不溺于水以其衍在其中而不迫于險也其犯難淺矣故小有言終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沙近水近難也近之必不能无難故小有言剛明之才居柔守中小言之傷不為大損是以終吉欲无小言之愆則遠于郊而用常可也二雖不能遠于郊而以寬裕居中是雖有言而吉終也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其何傷於日月乎終吉之謂也易說漢上朱氏曰五坎為水二三兌為澤水往矣而其剛留于澤者剛鹵也二在澤中剛而柔沙之象沙近于險者也五不應二故二需之九二得中剛而能柔待時而動其動必以正積誠既久二五相合坎化為坤險難易而為平行矣需于沙而不妄動則平行固在其中矣故曰需于沙衍在中也六四與五近而相得四見二不應而需之與已異趨小有言宜矣兌口為言也君子自守亦何傷哉夫子不進猶不免于有言矧餘人乎二非終不

進也動則正正則吉而兌毀雖小有言終无凶也故終吉象言以吉終者二之五以吉行故有終勉之也易傳

五峯胡氏曰孔子孟軻執其規矩準繩周行于諸侯見可而進需于沙者也近于世難矣然孔孟志在天下後世非私己也故不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或以微罪行或三宿而後出晝道廣德弘其心甚大雖小有患害厄于陳蔡圍于匡人景子謂之不敬尹士謂之于澤於孔孟乎何傷故當時諸侯敬之重之萬世之下尊之仰之以吉終者此之謂也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沙則近于險矣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漸進近坎故有此象剛中能需故得終吉戒占者當如是也衍寬意以寬居中不急進也義本

東萊呂氏曰九二去險漸近雖无大害亦有小虞幸而

以九剛陽而居二之柔雖有言語之傷亦能含垢忍辱而不較蓋寬裕居中善處患難者也其終吉也固宜易說

○又戴衍字序曰需之既濟曰需于沙孔子象之曰衍在中也天下之至險莫如水水與泥際而泥復與沙際繇沙望水其險寔已遠矣履深淖而並驚濶雖從使疾驅且不敢至於磧平如砥萬轡一馳獨能柅方奔之足於險未迫之時夫豈徒然哉是中非躁迫者所能駐舒徐容與久在此而不前殆必博大廣衍綽有餘地者也易象既言衍而繼以在中者將眎所居以占所養歟在南曰橘在北曰枳失其所在則名去之心不在廣莫之鄉而強以衍自許疇諾之哉貌示間暇嗜利逞欲以蹈大險如晉之衍蓋辱其名矣東萊文集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

不敗也

伊川先生曰泥逼于水也既進逼于險當致寇難之至也
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故致寇也苟非
敬慎則致喪敗矣○三切逼上體之險難故云災在外也
災患難之通稱對肯而言則分也三之致寇由已進而迫
之故云自我寇自己致若能敬慎量宜而進則无喪敗也
需之時須而後進也其義在相時而動非戒其不得進也
直使敬慎毋失其宜耳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需而迫于險則致寇自我矣然乾健之極
非險之所能陷故敬慎則不敗需而後動能慎者也若
夫行險以徼倖雖有剛健之才能不敗者鮮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坎為險九三迫之災在外也于郊于沙于
泥遠邇之象也剛健上行故曰自我致寇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于泥則有難矣不能于郊而于沙不能于
沙而于泥則于泥之寇自我致之也災自外來也敬慎
而不敗者君子責己反身之道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則遠怨矣何敗之有是以君子居易以俟命敬慎也小
人行險以徼幸鮮不敗矣然君子雖因接物而有敬而
敬當在物先故坤之直內言存於物先也需之九三上
六見於用以接物而已易說
漢上洙氏曰坎水坤土水澤之際為泥九三剛健之極
進逼于險已將陷矣需于泥也上六坎在外為災故曰
需于泥災在外也九三守正可也動則上六乘之坎為
盜盜有戎兵寇也寇雖險我動不正而迫之已甚則至
故曰致寇至上乘三成坤為輿坎為車多眚則敗也九
三正而明能抑其剛健持之以敬慎而不動誰能敗哉

敬者持其正也三四下有伏艮艮止也慎之象故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易傳

五峯胡氏曰范滂李膺名冠天下激濁揚清進必以其道需于泥者也然時方多僻災在外也其氣剛其志銳其行勁无所顧慮露其鋒刃欲以力除姦邪姦邪畏忌則思所以中傷之矣黨人禁錮豈无自而然哉皆自致之也若敬慎如陳寔雖中常侍張讓父葬亦往弔焉敬慎之至也及黨人被誅而名士因寔得免者甚衆使范滂李膺敬慎如此豈有誅死之敗乎

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泥將陷于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故其象如此外謂外卦敬慎不敗發明占外之意聖人示人之意切矣

本義

○問敬慎不敗本義以為發明占外之意何也先生曰言象中本无此意

所謂占外意也○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若不是占筮如何說明吉凶且如需九三需于泥致寇至以其逼近坎險有致寇之象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孔子雖說推明義理這般所在又變例推明占筮之意需于泥災在外占得此象雖若不吉然能敬慎則不敗又能堅忍以需待處之得其道所以不凶或失其剛健之德又无堅忍之志則不能不敗矣○需于泥致寇至此爻本自不好而象却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蓋卦爻雖不好而占之者能敬謹畏防則亦不至于敗蓋需者待也需有可待之時故得以思患預防而不至于敗也此則聖人就占處發明

誨人之理

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九三近坎之陰故有災謂之在外者九三

通志堂

是內卦之終逼近于坎之外卦也故曰災在外也說易
又曰災在外而我即之致寇非自彼也苟敬慎則何敗說
之有已丑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陰柔之質處于險而下當三陽之進傷于險難者也故云需于血既傷于險難則不能安處必失其居故云出自穴火物之所安也順以從時不競于險難所以不至于凶也以柔居陰非能競者也若陽居之則必凶矣蓋无中正之德徒以剛競于險適足以致凶耳○四以陰柔居于險難之中不能固處故退出自穴蓋陰柔一作柔不能與時競不能處則退是順從以聽于時所以不至于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柔居陰不能禦強來則聽順而辟其路說易

龜山楊氏曰乾健上行非險之所能陷而四以陰柔在前故需于血出自穴血陰傷也出自穴不安其所也陰雖不安其所而能順以聽則雖傷而不至于凶矣六四以柔居陰能順以聽者矣說易

白雲郭氏曰以陰柔之質處眾剛之上不能違而避之反出自穴是自求禍也故需于血然應於初九自上應下能順以退聽故雖傷而无凶說易

漢上朱氏曰乾變坎為血九五大壯乾變故曰血坎為隱伏兌為口穴也六四處險者也據坎兌之際三陽自下而進故曰出自穴六四安其位以一陰礙之有險在前進退不可則陰陽必至于相傷小人安險不傷不已故曰需于血為六四者不競而順以聽之則善故曰需于血順以聽也惟順以聽是以三陽出自穴而无違焉

六四坤順也坎耳聽也

易傳

五峯胡氏曰漢桓既誅梁冀拔黃瓊首居大位天下想望異政瓊奏誅州郡貪污者十餘人海內翕然稱之是時宦豎充朝正人處乎其間佞倖之所必中傷也需于血者也夫瓊之心豈止于誅州郡貪污而已哉肅清廷列乃其志也少須暇之耳及嬖寵益橫瓊自度力不能制遂上疏極言稱疾不起不敢安其位出自穴者也瓊雖言之然一言不聽則不據其位而不去力言之而不止以與嬖寵爭也順聽時命委而去之雖其志壅遏不行傷于小人而无凶禍之及矣

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四交坎體入乎險矣故為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故又為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

本義○穴是陷處喚做所安處不得分明有箇坎陷也一

句柔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于坎陷四又是坎體之

初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

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四以內卦觀之固厄于險而不得進以

外觀卦之又懼為三陽所逼六四居險之下而見逼于

三陽其傷可知幸而六四以陰柔之質出穴以避故需

于血而已耳不然則大有傷也

易說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

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

得真正所需必遂可謂吉矣○需于酒食而貞且吉者以

五得中正而盡其道也

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九五陽居至尊中正之位三陽上進志同

情悅需于酒食以交歡也交歡之事以道相待非苟悅也

龜山楊氏曰需而至于位天位則險難既平无所事矣故需于酒食而已若既醉之詩是也然需于酒食而不以正則是自溺于荒腆耳能无凶乎故正乃吉

兼山郭氏曰九五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人有士君子之行詩之所謂太平需之所謂貞吉者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人有士君子之行詩之所謂太平需之所謂貞吉也雍曰飲食非自養也養賢而已養賢以及萬民所以應天下之需也鹿鳴之君蓋得需于酒食之道天保之福所謂貞吉也漢上朱氏曰需至于五陰已退聽難已獲濟位乎天位應天下之須坎震為酒兌口在下酒食之象酒食所以

養人者也故曰需于酒食九五為需之主應之以中正而已天下之需于五者无須不獲各足其量而止如飲酒者止于醉食者止于飽需者无窮應者不動故貞吉貞吉者以中而正也中則養之者不過過則應之有時而窮故曰酒食貞吉以中王也坎震為酒何也曰震為禾稼麥為麴蘖東方穀也故東風至而酒湧

易傳

新安朱氏曰酒食宴樂之具言安以待之九五陽剛中正需于尊位故有此象占者如是而貞固則得吉也

本義

東萊呂氏曰九五需于酒食貞吉九五一爻在坎陰之中也常人之情處至險之中必惶懼逼迫无所聊賴五處至險而從容舒緩飲食宴樂是知險難之中自有安閑之地也此卦下體阻于遠而需待是見險而止猶在險之外人之所可能也九五一爻入于險中而不害其

為安閑人之所不可能也易說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伊川先生曰需以險在前需時而後進上六居險之終終則變矣在需之極久而得矣陰止于六乃安其處故為入于穴穴所安也安而既止後者必至不速之客三人謂下之三陽乾之三陽非在下之物需時而進者也需既極矣故皆上進不速不促之而自來也上六既需得其安處羣剛之來苟不起忌疾忿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凌之理故終吉也或疑以陰居三陽之上得為安乎曰三陽乾體志在上進六陰位非所止之正故无爭奪之意敬之則吉也○不當位謂以陰而在上也爻以六居陰為所安象復盡其義明陰宜在下而居上為不當位

也然能敬順以自處則陽不能陵終得其吉雖不當位而未至於大失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止无所出故降入自穴恭以納之雖處極上不至於失易說

龜山楊氏曰陰宜下而在上不當位也以柔順居之而不為險難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當需之終處一卦之外遠于陽也與四異矣故入于穴穴陰所安也三陽需而進不速之客也陽方上行知敬而不為險難其吉宜矣若夫需道之終猶欲懷險以為難亦君子之所不容也能无凶乎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不當有事之地猶有需焉至於三陽彙征不能退聽以違之是以入于穴也敬之終吉未大失而已乃若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上六坎也故其道

如此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上六不當有事之地至於三陽彙
 征不能退聽以違之雖敬之終吉未大失而已乃若鴻
 飛冥冥七人何慕焉上六坎也故不足以進此雍曰上
 六據非其位不能退聽徒知入于穴以避焉僅免夫需
 血自傷而已故曰未大失也天道上行理之常來而敬
 之終无凶也夫需之時天下如饑之需食渴之需飲也
 故于郊于沙于泥出入于穴獨五安然是為需之主然
 水行需舟陸行需車莫非需也卦特言其大者耳易說
 漢上朱氏曰需者訟之反三陽自外而入坎兌為穴故
 曰入于穴客在外主人以辭速之曰吾子入矣主人須
 矣九五需之主也三陽乾兌居西北之位客也自外而
 入主人未應不速之客也三人者三爻也故曰不速之

客三人來敬者持其正也上六九三當位而應九二初
 九不當位而不應君子固有至於是邦无上下之交者
 豈可以不速之客而不敬乎三陽同類也敬其一不敬
 其二則需之者所失大矣爻辭言不速之客三人來敬
 之終吉而象辭去其三人止曰不速之客來者為上六
 也上六於二於初為不當位也當位而應則得一人不
 當位而兼應之則得三人自不當位言之則失也自得
 三人言之則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終吉者不失其正故
 吉卦體需也有所失人則失需之義矣卦四陽君子二
 陰小人於六四戒之以順聽於上六戒之以敬客君子
 得位則小人必得其所故為小人謀者如此易傳
 新安朱氏曰陰居險極无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
 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為不速客三人之象

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之象占者當陷險中然於非意之來敬以待之則得終吉也○以陰居上是為當位言不當位未詳義本

東萊呂氏曰上六六與三相應更不須避故入于穴然應于一陽則三陽皆進不速之吝謂此三陽不速之而自來也上六以陰柔之才處險之極又當三陽之進惟至誠盡敬以待之而不與之較庶幾可以免悔吝曰終吉者即象之所謂未大失也易說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九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

後學 成 德

 坎下 乾上

伊川先生曰訟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人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須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為卦乾上坎下以二象言之天陽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也以二體言之上剛下險剛險相接能无訟乎又人內險阻而外剛強所以訟也易傳

東萊呂氏曰訟傳既有所須爭所由起无所須則无爭

己丑 課程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伊川先生曰訟之道必有其孚實中无其實乃是誣妄凶之道也卦之中實為有孚之象訟者與人爭辯而待決于

通志堂

人雖有孚亦須窒塞未通不窒則已明无訟矣事既未辯
 吉凶未可必也故有畏惕中吉得中則吉也終凶終極其
 事則凶也○訟者求辯其曲直也故利見于大人大人則
 能以其剛明中正決所訟也訟非和平之事當擇安地而
 處不可陷于危險故不利涉大川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需訟一體也相親而需則為需相違而訟
 則為訟性情之異耳然性情之異而有孚則同者親而
 无孚需之妄也訟而无孚訟之妄也窒者塞其源而不
 流也惕者謹其事而知懼也得其中則吉成其終則凶
 知此則知訟之為道矣非特訟者為然聽訟亦如之也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窒之也欽哉欽
 哉惟刑之恤哉惕之也呂刑曰簡孚有衆又曰獄成而
 孚輸而孚有孚也故乃明于刑之中中吉也舜典之疑

唯輕呂刑之疑有赦不成其終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訟反需者也需四之五剛往而得位二陰
 避之故曰亨訟三之二剛來而失位二陰塞之故曰窒
 需有孚而亨于外故物需之訟有孚而窒于內故已訟
 之叢說

五峯胡氏曰韓馮翊之訟蕭趙廣漢之訟魏皆中无孚
 實不知畏惕過而失中道者也故終極其事皆至于凶
 左雄周舉中吉也王渾王濬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訟爭辯也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以制
 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為內險而外健又為已險而彼
 健皆訟之道也九二中實上无應與又為加憂且於卦
 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有有孚而見
 窒能懼而得中之象上九過剛居訟之極有終極其訟

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戒占者必有爭辯之事而隨其所處為吉凶也本義○不利涉大川是上面二畫陽載不起壓了這船重○問訟卦大指因言大凡卦辭取義不一如訟有孚窒惕中吉蓋取九二中實坎為加憂之象中實為有孚坎陷為窒坎為加憂為惕九二居下卦之中故曰有信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也終凶蓋取上九終極于訟之象利見大人蓋取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之象不利涉大川又取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之象此取義不一也然亦有不必如此取者此特其一例也先生曰卦辭如此辭極齊整蓋所取諸爻義皆與爻中本辭協亦有雖取爻義而與爻本辭不同者此為不齊整處也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凡訟之道當以誠實為先誠實則利見大

人事不實則不利見大人而利見昏迷之人矣雖誠實而不利涉大川恃其實而訟則訟極而陷溺其身矣易說

○眾人之言訟以勝為吉易之言訟以中為吉不中則

雖勝亦凶也紀聞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濂溪先生曰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无倫焉故得刑以治情偽微暖其變于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嗚呼天下至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

不慎乎通書

伊川先生曰訟之為卦上剛下險險而又健也又為險健相接內險外健皆所以為訟也若健而不險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訟之道固如是又據卦才而言九二以剛自外來而成訟則二乃訟之主也以剛處中中實之象故為有孚處訟之時雖有孚信亦必艱阻窒塞而有惕懼不窒則不成訟矣又居險陷之中亦為窒塞惕懼之義二以陽剛自外來而得中為以剛來訟而不過之義是以吉也卦有更取成卦之由為義者此是也卦義不取成卦之由則更不言所變之爻也據卦辭二乃善也而爻中不見其善蓋卦辭取其有孚得中而言乃善也爻則以自下訟上為義所取不同也○訟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終極其事極意于其事則凶矣故曰不可

成也成謂窮盡其事也○訟者求辯其是非也辯之當乃中正也故利見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聽者非其人則或不得其中正也中正大人九五是也○與人訟者必處其身於安平之地若蹈危險則陷其身矣乃入于深淵也卦中有中正險陷之象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訟兩以曲直爭也險而健其勢必爭此所以訟也訟之時可以理勝而不可多上人不得已而訟求伸則已此有孚窒惕然後可訟中則吉終則凶也利見大人曲直當也訟險事也居訟之時不求理勝而以力爭是以健涉險必不濟矣需險在前非健不濟訟不尚力愈健愈屈此需所以利涉大川而訟所以不利所遭之時異也入于淵回旋而不得出也居訟之時陰爻終吉而陽多不克不尚力也

龜山楊氏曰乾健而上行坎險而趨下居險健而不相與訟之所興也九二剛來而得中有孚也訟以有孚為主訟而无孚則刑隨之矣凶之道也剛來而陷乎險中見窒也見窒而後訟訟非得已也訟而惕焉中而止非成訟也是以吉非剛而得中疇克爾終凶以上九言也處訟之極不能復即命渝安正則成訟者也終凶不亦宜乎然訟非中正者不能聽而決故利見大人九五是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大人能使无訟者若恃險健之才往而犯難則鮮不敗矣故不利涉

大川

兼山郭氏曰訟三升而二降乃剛來而得中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訟不親也不親而健健而陷此所以為訟剛來居二而得中故二為成卦之主用中則吉也大人

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无私之大者況訟乎是以利見之也險欲陷健遠之可也故不利涉大川涉之則自入于淵矣需之利涉大川險在前也訟之不利涉大川險在下而必陷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乾健也坎險也兩者相敵所以訟也无險則无訟无健則不能訟險而健故訟此以兩體言訟也訟自遯來九三之二二有孚於五剛來揜於二陰之中剛實有孚信而見窒於人不窒則无所事於訟矣雖有孚也然剛失位見窒於二陰邪正是非上未辨也能惕懼處柔訟而不過乎中則免矣離為目巽為多白眼惕之象故曰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此以訟三之二言九二之才也訟剛過而不反終成其訟必凶故曰終凶訟不可成也此以成卦上九言訟之終也九五大

人聽訟者也中正在上无所偏繫君子小人各得其平
 故九二利見之以中正為尚也離為目見也有善聽者
 然後孚信懼而得中吉故曰利見大人尚中正也此以
 九五言訟之主也訟一變巽二變鼎三變大過坎水變
 兌川壅為澤乾首没于澤中入于淵也天下之難未有
 不起於爭剛險不相下君子小人不相容難始作矣聖
 人見其訟也戒之中正戒之不可成若濟之以爭是以
 亂益亂相激而為深矣漢唐之亂始於小人為險君子
 疾之已甚其弊至於君子小人淪胥以敗而國遂亡故
 曰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此以卦變終言一卦之義也
 在卦氣為清明三月節故太玄準之以爭卦一變二變
 何說也曰在賁之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在
 无妄之彖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此舉一隅也剛柔

相變上下往來明利害吉凶之无常也是故一卦變六
 十有三此焦延壽易林之說也傳○或曰乾當在上處
 乎下則必升坤當在下處乎上則必降此言否泰可也
 於訟无妄不通矣訟曰剛來而得中无妄曰剛自外來
 而為主於內二卦陽爻皆四畫蓋訟者遯三之二无妄
 者遯三之初凡言來者皆自外來初二視三則外矣叢說
 新安朱氏曰險而健訟以卦德釋卦名義入于淵以卦
 變卦體卦象釋卦辭本義○上剛下險是屬上句險而健
 訟是屬下句○或問訟彖云剛來而得中也大抵上體
 是剛下體是柔剛下而變柔則為剛來今訟之上體既
 是純剛安得謂之剛來邪先生曰此等要須畫個圖子
 看便好以某觀之訟卦本是遯卦變來遯之六二上為
 訟之六三其九三下為九二乃為訟卦此類如柔來而

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與夫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皆是如此若畫圖子起便極好看更不待說若如先儒說則多牽強矣○問卦變之義先生曰此訟卦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此是卦變中二爻變者蓋四陽二陰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剛來居二柔進居三故曰剛來而得中又問細讀本義所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彖辭之義亦自明只須略提破此是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變不必更下注脚矣先生曰某當初作此文字時正欲如此蓋彖辭本是釋經之卦辭若看卦辭分明則彖辭亦已可見但後來要重整頓過未及不知而今所解能如此本意否並語錄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伊川先生曰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若

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作事至於違行而後謀則无及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天體於上水行於下天道左旋水性右流皆違行而不相親故曰訟不親也不親所以為訟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无訟在於謀始謀始在於制作契之不明訟之所以生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責於人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良以此也方此為治訟之始未及夫化民之道易說白雲郭氏曰天水違行大不親矣作事謀始期无訟也邦无道免於刑戮在下之謀始也刑期无刑必也无訟

在上之謀始也此謂窒惕之道

易說

漢上朱氏曰天西行水東行違行也行相違乃有訟巽為事乾陽始於坎作事而謀始則訟不作窒訟之源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絕矣

本義○作事謀始言觀此等象便當每事謀之於其始○

天自向上去水自向下來所以為訟○王弼言有德司

契是借這個契字說言自家執這個契在此人來合得

我便與它自家先定了這是謀始司契底意思

並語錄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柔弱居下不能終極其訟者也故於訟之初因六之才為之戒曰若不長永其事則雖小有言終

得士也蓋訟非可長之事以陰柔之才而訟於下難以吉

矣以上有應援而能不永其事故雖小有言終得吉也有

言災之小者也不永其事而不至於凶乃訟之吉也○六

以柔弱而訟於下其義固不可長永也永其訟則不勝而

禍難及矣又於訟之初即戒訟非可長之事也○柔弱居

下才不能訟雖不永所事既訟矣必有小災故小有言也

既不永其事又有剛陽之正應辨理之明故終得其吉

也不然其能免乎在訟之義同位而相應相與者也故初

於四為獲其辯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訟者也故二與五為

對敵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初於正應中有陰陽之間不元訟但以陰居

下體為柔順履險方初不永所事其理辨直

一作正

故小有

言終吉

易說

龜山楊氏曰險而健卦之所以為訟也險故與訟健故能訟居險之初柔不當位非險而健也无能訟之才故不永所事當上下違行之時陰柔在下而二以剛乘之近而不相與故小有言然有應在上順而不為險故其辨易明既已有言則非无訟也以其辯明故終吉夫訟非可長之事居訟之初謀始之時也故孔子因以戒之有不可之辭焉

易說

白雲郭氏曰訟之初未始不小有言也永其事則有成終之凶不永所事是以終吉言於初者戒之於始也初四在訟之應者是以其辯易明二五在訟之不應者是以不克而掇患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與四應九二間之此初六所以訟也初往訟二四來應初坎毀巽降兌見坎險也兌說也巽為

事坎又為可不永所訟之事也訟事之險者不永所事以訟不可長也永其訟者未有不及禍者也兌為言陰為小小言也初六往而直已九四體離而明四剛初柔各得其正故雖小有言而其辨易明明故終吉初以四為終也易傳曰在訟之義同位而相應相與者也故初與四為獲其辯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訟者也故二與五為對敵也

易傳

五峯胡氏曰鄭興桓譚

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居下不能終訟故其象占如此

本義

東萊呂氏曰尋常人爭訟所以拖延歲月長久而不決者只為恥於小不勝故不肯住終至於凶若知訟之不可長不顧小有言之辱更不報復日下雖似可恥終久誰得計其利害不待辯說而明也

紀聞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
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伊川先生曰二五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相訟者也九
二自外來以剛處險為訟之主乃與五為敵五以中正處
君位其可敵乎是為訟而義不克也若能知其義之不可
退歸而逋避以寡約自處則得无過眚也必逋者避為敵
之地也三百戶邑之至小者若處強大是猶競也能无眚
乎眚過也處不當也與知惡而為有分也○義既不敵故
不能訟歸而逋竄避去其所也○自下而訟其上義乖勢
屈禍患之至猶拾掇而取之言易得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險體剛好訟者也上下二陰俱非己應理
為不直故不訟歸而逋竄使其邑人之眾无辜被禍故曰
邑人无眚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二居二陰之間上无正應比初則為四
所拒比三則為上所拒剛體不屈自下訟上理卒不勝
不如退就窮約克己自新亦庶乎无過也知歸而自反
以居中也

龜山楊氏曰以成卦之才言之則九二剛來而得中能
有孚窒惕中吉也以爻言之二五正應也二以剛險而
不應訟上者也而五以剛中正而履尊位訟之主也人
所利見而取決焉不可得而訟也故不克訟然九二剛
而中知義不克則非怙終者故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
无眚歸而逋者自反不縮逋竄而自遁也邑人三百戶
則其居寡弱矣不為險健也不為險健則訟息矣故无
眚眚過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孔子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則

三百戶之邑亦不為小矣或謂下之敢訟上者以附己之眾為得之矣附己之眾上之所不容故置其邑而逋乃可无眚眚甚於凶明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則三百戶不為小矣雍曰二五有君臣之位上下之分非可訟也訟之義不克也不克則置三百戶之邑而歸逋竄之中可无眚矣蓋以下訟上其患自取苟不違其邑是速誅伐之禍也九二以剛中之才一陷險中而不克訟其取患如此况无其才者乎是以聖人貴夫室惕而不利涉難也伯氏駢邑三百管仲奪之而没齒无怨言豈有訟上之患者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五本相應以兩剛不相下此二所以訟五也然五君也其德中正以不正而訟中正不可也况

以臣訟君乎不克訟者義不克也故退歸而逋則其邑人三百戶得以无眚不然五來討二禍及邑人矣歸者二自五而反逋者失位而竄坎為隱伏坤為眾坎動入於眾中竄也故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於勢為逆於義為非禍患至於逋竄自取之猶掇拾也二變成艮手掇拾之象乾策三十有六坤策二十有四九二變則一三坤策四五乾策合而言之三百也坤為戶二在大夫位為邑自三至五歷三爻坎在內為眚二動去位則无眚故曰其邑人三百戶无眚太玄曰兩虎相牙掣者全也歸而逋之謂乎古者諸侯建國大夫受邑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君十卿祿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然則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也

食二百八十有八人三百戶舉全數也易傳

五峯胡氏曰楊惲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其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戶邑之小者言自處卑約以免災患占者如是則无眚矣掇自取也本義○九二正應在五亦陽故為窒塞之象○三百戶必須有此象今不可考王輔嗣說得意忘象是要忘了這象伊川又說假象是只要假借此象今看得不解得恁地全无那象只是不可知只得且從理上說乾為馬却說龍坤為牛却說馬離為龜却說牛做得箇例來括他方得並語錄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古也

伊川先生曰三雖居剛而應上然質本陰柔處險而介二剛之間危懼非為訟者也祿者稱德而受食舊德謂處其素分貞謂堅固自守厲終吉謂雖處危地能知危懼則終必獲吉也守素分而无求則不訟矣處危謂在險而承乘皆剛與居訟之時也○柔從剛者也下從上者也三不為訟而從上九所為故曰或從王事无成謂從上而成不在己也訟者剛健之事故初則不永三則從上皆非能訟者也二爻皆以陰一作處柔不終而得吉四亦以不克而渝得吉訟以能止為善也○守其素分雖一無字從上之一無字所為非由己也故无成而終得其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履非其位處險之極若能不為他累專應上九則雖危終吉故曰舊德以陰居陽又處成功必有悔吝故曰无成易說

廣平游氏曰訟之六三才不稱位故有食舊德之象食舊德者世其祿也世之構訟者皆出於忿慾而六三才不足則內省而无伎位已高則知足而无求夫如是則從上而已奚其訟故食舊德而安也然當訟之時才不稱其位則人必有媚嫉之者故不能无危要之在已者貞固自守而无爭心故雖危而終吉也說易

龜山楊氏曰六三以陰居陽无險健之才而承乘皆剛力不能訟也上九處剛健之極而下為之應柔而不能抗也則從上而已故曰食舊德正厲蓋先王詔祿以功饑廩稱事食其食不任其責而唯上之從則唯食舊德可也當上下違行之時居險健之中雖以舊德而食然從之而不以正安之而不知戒失義犯難將无所不至矣故唯正厲乃終吉與之從事則无成矣說易

白雲郭氏曰以陰柔而介二剛之間危懼也能不以訟為事所謂窒惕者也故能保舊德之祿而固守弗失與逋其邑而喪者異矣雖介二剛為危道而終獲吉者能窒其訟故也介二剛有道乎捨二之訟上從乾道代終而已從其大體者也故吉六三不以訟為事上從乾吉之大可謂德與位稱者矣然僅能食舊德而已九二自下訟上掇患已至又豈能保其舊邑哉逋竄宜矣說易

漢上朱氏曰乾為剛德上九陽極而老舊也三之上成兌為口食舊德也食舊者食其素分猶言不失舊物也古者分田制祿公卿以下必有圭田以德而食其來舊矣公卿以下所食如周官家邑小都大都之田是也三公位乾上九郊之象六三當爭勝之時不喪其舊以不訟四而從上也三從上而四間之宜有訟然三柔而明

柔則不能訟明則知不可訟而止是以從上而食舊德
 六三介九二九四兩剛之間而失位屬也往從上九則
 上屈其剛就之无所事訟得位而食終吉也三之從上
 非苟從也或從王事以成功歸之已終其事不以无事
 而食是以食舊德也非從上之吉乎乾五為王巽為事
 三內卦之成上外卦之終故曰或從王事无成有終竇
 嬰訟田蚡上下相激至亡其身不知六三吉也易傳曰
 訟者剛健之事故初則不永三則從上二爻皆以處柔
 不終得吉四亦以不克而渝得吉訟以能止為善也易傳
 五峯胡氏曰郭子儀魚朝恩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食猶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六三陰柔非能
 訟者故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然或出而從上之事
 則亦必无成功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從上吉謂隨

人則吉明自主事则无成功也義本

東萊吕氏曰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
 曰食舊德從上吉也易傳曰守其素分雖從上之所為
 非由己也故无成而終得其吉也蓋在下位者為上所
 寵任往往忘其素分臨事不能退托擅以為己功此所
 以多得禍也只如簿尉驟為郡守所委任遂忘自身元
 是簿尉遇事專輒偃然以成功自居豈不招忌病而致

禍敗乎紀開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陽剛而居健體不得中正本為訟者也
 承五履三而應一有于字初五君也義不克訟三居下而柔不
 與之訟初正應而順從非與訟者也四雖剛健欲訟无與
 對敵其訟无由而與故不克訟也又居柔而應柔亦為能

止之義既義不克訟若能克其剛忿欲訟之心復即就於命革其心平其氣變而為安貞則吉矣命謂正理失正理為方命故以即命為復也方不順也書云方命圮族孟子云方命虐民夫剛健而不中正則躁動故不安處非中正故不貞不安貞所以好訟也若義不克訟而不訟反就正理變其不安貞為安貞則吉矣○安正能如是則為无失矣所以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體健而比於三理為不直故不克訟易說

藍田呂氏曰二欲比初初應在四固已自辯九四不諒猶小有言初卒明辯九四之訟所以不克然四雖以剛致訟而居陰位能以理自反者也故曰復即命渝安貞

吉

龜山楊一曰居非中正義不克訟也復即命變而為安

正則吉矣命天理也知義不克自反而即理則非迷而不復者其吉不亦宜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強之才未嘗下人非得位必多訟九四居上訟下為初辯明既不克訟復即初之命變而安於貞是以獲吉復即初命捨訟而應初也應初所以為正也是亦不失舊德之道苟非復即命渝安貞殆亦逋邑之流乎九四蓋嘗有訟能變而獲吉故不言舊德而象但言不失也既云不克訟則无德可言矣論訟則四優於二論德則三優於初其訟者上九乎亦愈於二之犯上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訟生於讎敵故有忿爭不安其命者焉九四上承五下乘三而初為應五君也不可訟也三從上初從四无與為敵者故不克訟乃克其剛強欲訟之心

而與初相應相應則情義相得各復其所何訟之有各
復其所者復即命也命者正理也復即命則變前之失
安於正理矣訟者始於剛強而不明九四處柔體離巽
柔巽故无狠怒明則知可否斯九四所以能復者歟巽
為命何也曰巽為風風者天之號令在人則命也受之
於天也故先儒以巽為命為號令為事巽象曰申命行
事正與否則繫乎爻位之得失陸績曰訟之復乾變而

巽

易傳

五峯胡氏曰杜淹

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不中
故有訟象以其居柔故又為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其
心安處於正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本義○復即命渝言
復就命而變其不順之命語錄

東萊呂氏曰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以九居四
是剛強之人處不中正之地本好訟者也然所承者五
五至尊而不敢與之訟所履者三三至柔而不至於生
訟所應者初初既相應亦非與之為訟者也左右前後
皆无可訟雖有好訟之心略不得騁則其心必自還而
歸善故曰復即命渝命正理也好訟之心既无所施則
必復就於正理變而為善也譬如水之泛溢欲擊東岸
而其岸堅而不可動欲擊西岸而其岸又堅而不可動
則必循循歸於故道矣心之所之只有善惡兩件於惡
既不得騁不之於善將何之乎紀聞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伊川先生曰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所
以示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也吉大而不盡善者有矣○

中正之道何施而不元吉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訟元吉謂聽訟之主也非身有訟也九五得尊位大中以正決天下之訟已則何訟之有當訟之時至而以中正決之是以元吉也若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則聽訟之道孰善於此吉孰大焉故卦言利見大人大人則九五之謂也且訟而有孚猶室而後通惕而後寧中焉則吉終焉則凶自无元吉之理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中正而履尊位訟之所利見也故元吉元吉者大而盡善者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五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九五之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則九五之无訟而為聽訟之主明矣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則知訟元吉所以為中正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中正大人也聽訟之主也天下之長也為天下之長以中正之德聽天下之訟人之所利見其為吉也大矣蓋非一人之吉實天下之吉也獄訟之歸虞舜虞芮之質文王其九五之謂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五聽訟之主未能使人无訟何謂元吉大人得尊位以中正在上无所偏繫邪枉之道不行故吉元吉者其始本吉吉之至善者也此臯陶淑問召伯

聽訟之爻易傳

五峯胡氏曰曹騰梁商賀若弼韓擒虎賈復寇恂和事天子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本義○訟元吉便似乾之利見大人有占无象者爻便

是象訟元吉九五便是語錄

東萊呂氏曰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九五聽訟者也訴訟之繁多至千百聽訟者欲其盡善而咸吉苟件件尋一道理以應之則亦不勝其勞矣殊不知聽訟所以能盡善而咸吉者本无多術只是一箇中正待之而已紀聞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伊川先生曰九以陽居上剛健之極又處訟之終極其訟者也人之肆其剛強窮極於訟取禍喪身固其理也設或使之善訟能勝窮極不已至於受服命之賞是亦與人讎爭所獲其能安保之乎故終一朝而三見褫奪也○窮極訟事設使受服命之寵亦且不足敬而可賤惡况又禍患隨至乎易傳

龜山楊氏曰以剛健居訟之終成訟者也成訟凶之道雖足以取勝而受服人所賤辱也故終朝而三褫之或

錫非誠與也三褫者言疾之者眾也易說兼山郭氏曰上九許慎云鞶大帶也君子帶鞶婦人帶絲蓋爵命之服非所以賞訟也眾所不與故終朝三褫之言不足貴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言鞶大帶也男子帶鞶婦人帶絲蓋爵命之服非所以賞訟也雍曰上九以訟而錫之鞶帶其招褫不足貴如此况自下訟上義不克者奪邑宜矣是不若六三不言訟而守舊德又不若九四復即命而不失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限乎上下之際腰之象也上九之三或錫之乾變為金腰以金飾鞶帶也三離日之上為終朝

允為毀折伏艮為手為受服三復位鞶帶毀有褫之象也故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自五之三歷三爻三褫也敬者人以其正足憚故敬之上九成訟而居上位受服不以正知其雖有是物亦不足取敬於人內自愧恥不安其服是以終朝三褫之爭訟逆德非人之本心故不克訟則歸而逋竄以訟受服則愧而三褫傳

五峯胡氏曰來俊臣之徒主父偃傳

易外

新安朱氏曰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為終訟无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為戒之意深矣本義○問觀訟一卦之體只是訟不可成初只不永所事九二不克訟六三守舊居正非能訟者九四不克訟而能復就正理渝

變心志安處於正九五聽訟元吉上九雖有鞶帶之錫

而不免終朝之褫首尾皆是不可訟之意故彖曰終凶

訟不可成此句豈即本義所指卦體邪先生曰然因問

易最難點如訟九四不克訟句復即命句渝句安貞句

吉六三食舊德句貞句厲終吉句先生曰厲自是一句

終吉又是一句易辭只是元排此幾句在此伊川作變

其不安者為安貞作一句讀恐不甚自然錄語

東萊呂氏曰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

受服亦不足敬也說者多謂以訟受服終不能保必見

褫奪此未盡爻象之意蓋以訟受服人情所最辱者若

便見褫奪服不在身其辱亦除褫其服所以減其辱也

惟其常著此服在身內則心自羞愧外則人共指目終

朝之頃三次褫脫忸怩不寧一至於此其為辱也孰大

焉若謂服為它人所褫則一褫便无何待至三所以言
三褫者蓋其負愧懷恥視鞶帶如纏索時褫時服不能
一朝居耳紀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一

後學成德



坎下
坤上

伊川先生曰師序卦訟必有眾起故受之以師師之興由
有爭也所以次訟也為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
水為眾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內險外順險道而以順
行師之義也以爻言之一陽而為眾陰之主統眾之象也
比以一陽為眾陰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為眾
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易傳

東萊呂氏曰比與師當作一體看且以大體看既有眾
則必有比君道善羣苟无善羣之德則強凌弱眾暴寡
人將不能自安以小言之比卦當與師相表裏始見三
代兵農井田之所起師除九二一陽而五陰即五人為

伍之象也比除九五一陽而五陰即五家為鄰之象也
 此是兵農為一當天下有事出則權專在將更元牽制
 之患天下无事入則權便歸君更无尾大不掉之患
 師貞丈人吉无咎

伊川先生曰師之道以正為本興師動眾以毒天下而不
 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也帥
 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蓋有言而有咎者有无咎而
 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眾
 非眾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
 微賤授之以眾乃以眾心未服請莊賈為將也所謂丈人
 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眾所畏服一作嚴畏則是也如
 穰苴既誅莊賈則眾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
 微賤遂為大將蓋其謀為有以使人尊畏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丈人剛過太公近之剛正剛中則是大人聖
 人得中道也太公則必待誅紂時維鷹揚所以為剛過不
 得稱大人易說

廣平游氏曰師貞丈人吉故詩稱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也老者成德之稱乞其言足以愈人之疾故曰艾憲其
 行足以助人之善故曰叟其更事多其作謀審其成德
 也尊其致道也遠蓋朝廷典刑所賴而非特可以行師
 也丈人者老者之尊稱而法度所資也師之道以律為
 主故以丈人言之易說

白雲郭氏曰師為眾九二之師之象也真正也師之道
 正於一者也故師以貞為先丈人尊嚴老者之稱故能
 慮善以動无輕敵貪利危國喪師之患所以唯丈人為
 吉也與武王維師尚父宣王方叔元老同義兵凶器戰

危事爭逆德无全吉也故以丈人无失律喪師為吉以善補過為无咎

易說

新安朱氏曰師兵眾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為眾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

本義

東萊吕氏曰師貞丈人吉无咎丈人者老成持重諳練之人如趙充國之比是也

紀聞

彖曰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伊川先生曰能使眾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眾心服從而歸正王道止於是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言二也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為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上順下險行險而順也○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西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无咎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又何咎矣其義故

一作固

咎也

並易傳

藍田吕氏曰師帥眾有所治也丈人老成之稱也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丈杖同用杖者即丈人故古者皆以老者為丈人也更事老成乃可以帥眾治人而吉无咎矣必曰丈人者以剛中也用師者勞役其民而責之以死毒莫甚焉其勞乃所以求其佚其死乃所以保其

生也故雖毒之而民從也

廣平游氏曰用師之道將以正天下之不正也故師謂之征己不正其能正人乎此師之所以主乎貞也剛中而應任將之道也行險而順興師之義也仰順乎天无違天以干時俯順乎人无拂人以從欲興師之順如此則民之從之雖犯難而忘死矣故能以衆正以衆正之則人皆知其欲正已而已天下孰不趨於正哉其為王也孰禦故吉且无咎

易說

龜山楊氏曰先王之制民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故比則衆在內一陽在上為之主君象也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則衆在外一陽在下為之主將帥之象也說卦曰坤為衆故師比之象如此春秋傳曰師能左右之曰以能以衆正乃可以王矣若夫狙詐作使則詭道也雖足以

取王者不為也夫剛中而應者以九二言也行險而順合二體而言也兵凶器戰危事用民於凶危可謂行險而毒天下矣然而為匹夫匹婦復讎則行險而順矣故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雖毒天下而民從可知也又何凶咎之有

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中而應九二也行險而順師之義也師道必正而後動衆正於九二也能用衆正之九二則可以王六五是也師者凶危行險之道故曰毒天下而必以順動者蓋有義存焉則民從之毒如藥石之攻疾毒之所以除害也所謂誅其君而弔其民東面而征西夷怨者也可謂善補興師動衆之過者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坤衆也五陰而一陽為之主利於用衆二有震體震動也聚衆而動之亦用衆也周官自五人為

伍積之至於二千五百人為師亦眾也故曰師眾也用
 師之道以正為本九二動之五正也苟動不以正出於
 忿驚驕矜雖迫之以威非得其心也惟一本於正使眾
 人皆得其正天下之民將歸往之王者之道也師自復
 來初之二者也一變師二變謙三變豫四變比至此而
 得尊位可以王矣要終而言也故曰貞正也能以眾正
 可以王矣丈人者尊嚴可信長者之稱身在險中服其
 勤勞則眾應之能以眾正者也震為長之象言九二也
 武王之於尚父宣王之於方叔是已子夏傳本作大人
 將帥之道不剛則慢而不肅剛而不中則暴而无親剛
 中矣而上无柔中之主以應之則睽孤內顧動輒見疑
 已且不暇恤其能成功乎古者人君之用將既得其人
 矣跪而推轂付之斧鉞進止賞罰皆決於外不從中制

是以出則有功語天下之至險者无若師也師動以義
 而民從之雖至險而行之以順也坎自初之二進而上
 行行險而順也凡藥石攻疾謂之毒師之所興傷財害
 物施之天下至慘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以去民之害
 猶用毒藥以攻疾雖曰毒之其實生之以此毒天下而
 民安有不從者哉兼是五者唯九二乎是以吉而无喪
 敗合於義而无咎也坎為險有為毒者險難之所伏也
 醫師聚毒藥以攻疾所以濟險難也故又為藥故曰剛
 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在卦氣為立夏四月故太玄準之以眾易傳
 五峰胡氏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紂率其眾
 七十萬戰于牧野武王鼓之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前者
 倒戈後者北其故何也紂不能正心以正天下故眾莫

為之用武王征之非富天下也正己而已矣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師衆也至王矣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
 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為所以也能
 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剛中而應又以卦體卦德釋丈
 人吉无咎之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
 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
 師旅之興不无害於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
 而從之也本義○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好方
 得无罪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吉謂
 如一件事元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
 克祭則受福戰而臨事懼好謀成祭而恭敬齊肅便是
 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如行師之道既已正了又用丈
 人率之如此則是都做得是便是吉了還有甚咎○師

彖辭亦是說得齊整處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師彖剛中而應剛中言二也二以一陽為
 卦之主猶將帥也二雖剛中必待五之應猶將帥雖賢
 必待君為之應然後能成功也苟五不應師變為坎矣
 將帥臨敵而上无君之應豈非天下至險乎紀聞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伊川先生曰地中有水水聚于地中為衆聚之象故為師
 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蓄聚其衆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地中有水容而能蓄也故君子體師之象
 以容民蓄衆易說

兼山郭氏曰坤為地為衆坎為險為法地所以容民法
 所以蓄衆也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非容民
 乎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非蓄衆乎故自比閭族

黨州鄉容民之道也自伍兩卒旅師軍蓄衆之法也是以居則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容民之常也動則勝則相見敗則相救蓄衆之終也是以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師其有焉若夫黃帝太公寓之於八卦管仲制之爲三軍諸葛亮李靖因之爲六出皆師之遺法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言地所以容民水所以蓄衆大司徒有比閭族黨州鄉容民之道也小司徒有伍兩卒旅師軍蓄衆之法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物之在天地間至多者无若水也地中能出之師之象也故土雖緻密而含通流泉河海之大不能出其涯涘君子寬以容民又有度量上下維持以蓄衆繫辭曰陽一君而二民陰二君而一民民謂陰爻也

有陽爻則陰爻爲民所謂容民者言內卦也坤爲衆所謂蓄衆者言外卦也或曰隱至險於大順伏師旅於民衆井田之法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

本義

○川壅爲澤坎爲川兌爲澤澤是水不流底坎下一畫閉合時便成兌卦便是川壅爲澤之象○

問麻衣易是僞書其論師卦地中有水師容民蓄衆之象此一義也若水行地中隨勢曲折如師行而隨地之利亦一義也荅曰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畜衆等處因卦以發皆其蘊也既謂之蘊則包含衆義有甚窮盡儘推去儘有也

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地中有水之象惟君子觀之則見地之容

水體之以容民畜眾若小人觀此象但見地中有水謂不防之則橫流不可制必酷為法制御軍苛刻而致亂矣象一耳而觀者二焉此所以當觀象紀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伊川先生曰初師之始也故言出師之義及行師之道在

邦國興師一作動衆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以禁亂誅

暴而動苟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殃

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

節制為本所以統制於眾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

猶凶道也制師无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

所戒也○師出當以律失律則凶矣雖幸而勝亦凶道也

並易傳○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

行師而无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臧

亦凶今人用師惟務勝而已

楊遵道錄

橫渠先生曰師出以律師之始也體柔居賤不善用律故

凶說易

藍田呂氏曰初六行師之始以陰柔居之失律也

龜山楊氏曰師出无名師行无制皆不能以律也初六

師之始也故言師出之義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

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

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此師律也不如是

皆失律也刑戮隨之矣雖足以幸勝猶凶道也故曰否

臧凶言否則雖臧亦凶也說易

兼山郭氏曰春秋傳晉荀首曰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

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其律

竭矣盈而以竭大且不整所以凶也且律者法也亦太

師執同律以聽軍聲之律或謂古之出兵律與軍法並用必謂否臧皆凶則人謀鬼謀百姓與能何取於易也初六坎也坎為法兵法曰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故有制之兵无能之將不可敗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師之勝負上則繫國家安危下則繫億兆人之命利害之大者无踰於此故戎為國之大事而洪範八曰師聖人戒謹之意為至深矣可无律以妄動而蹈至險之機乎禁暴誅亂雖不得已而用之不可无律也故師之初六言師出以律以明用師莫先於律也猶卦辭首言師貞以明師之道莫先於貞也然失律否敗其凶固宜或幸而勝雖臧亦凶者蓋聖人明師之吉凶於有律失律之際不在於否臧幸不幸之間也否臧幸不幸小人之事非大人之道故聖人不取也漢武窮兵

以討匈奴僅有獲焉而天下戶口減半非臧凶歟計其所獲曾未補十萬分之一安知所謂中吉无咎之道哉

易說

漢上朱氏曰坎坤為律律謂之法者度量權衡之法起於黃鍾之九寸黃鍾坎位也爾雅曰坎律銓也兵法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師出以律則教道素明兵卒有制勝敵之道也初六不正動則坤坎毀師失律之象也否臧失律也否讀為可否之否劉遵曰否字古之不字也失律者為不善否臧則不善杜預亦曰否不也故辭曰否臧象曰失律失律則凶矣或曰師出无名而以律可謂臧乎曰司馬掌九伐之法不正而動是亦失律安得不凶春秋傳晉荀首曰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

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否臧其律竭也盈而以竭大且不整所以凶也曰師之臨者初六動而成兌也坤為眾坎為律為川坤毀則眾散坎毀則川壅而律竭易傳五峰胡氏曰劉虞吉德之主士民之所與也公孫瓚暴黠之將士民之所不與也然虞以十萬之眾聲罪討瓚而一敗不振者以无律故也不以律雖臧亦凶矣李廣

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儒多作不是也在卦之初為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戒占者當謹始而守法也本義東萊呂氏曰師不以律不直曰凶而曰臧凶弟子與尸不直曰凶而曰貞凶彼其所以敢弃師律者恃其臧也彼其所以敢侵帥權者恃其貞也其意以謂吾謀苟差

何律之拘吾心苟正何帥之稟此所以弛縱專輒而至

於凶聞紀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伊川先生曰師卦唯九二一陽為眾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唯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闡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则无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於三也凡事至於三者極也六五在上既專倚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他卦九二為六五所任者有矣唯師專主其事而為眾陰所歸故其義最大人臣之道於事

无所敢專唯閫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已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為也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一有能字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唯孟子為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伐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與前所云世儒之見異矣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一有威字懷萬邦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懷愛萬邦故所以重將帥說易龜山楊氏曰九二以剛中之才分閫外之寄為師之主

天吏也在師中吉則无逸德矣如是乃可以承天寵也武王克商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所以錫命而懷

萬邦也說易

兼山郭氏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九二剛勝之將能用中焉是以有功而宜膺寵錫者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九二以至剛之才為一卦之主其行師用兵之道宜一以剛濟矣而能用中焉此蓋丈人主師之道也用中則吉而无過何咎之有是以王三錫命以寵其无咎之吉非攻戰之功也昔禹之徂征也苗民逆命而班師振旅文王之命將也曰薄伐西戎宣王之北伐也曰薄伐玁狁此皆以用中為貴也用中故无過之可補又何必有戰勝之功而後為吉乎春秋无義戰聖人

貶之久矣後世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辭而闢之其言有曰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而況殺人以求之乎又曰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觀此則知殺獲之功固非聖賢所尚矣是知中吉之寵為懷萬邦之道不然以王命三錫民賊則天下被不仁之害適足以糜爛吾民尚何懷萬邦之有是以古之仁賢之將率以安民和眾為先恥為孫吳小人變詐之技視殺獲首虜初無意焉其安疆場之功後世蒙其利而人無知者師卦所謂丈人之徒歟史氏既不能暴白於天下徒誇大匹夫悍卒與夫權謀狙詐之士以資委巷之談識者悲之安得以師中之道發潛德之光哉

易說

漢上朱氏曰卦五陰聽於一陽在下而專制其事者也

人臣惟在師可以專制然專制疑於擅權不專制無成功之理得中道乃吉而於義无咎九二剛居柔威和並用得中者也故能承天寵天寵者龍光也乾在上為天五坎為光二震為龍二之專制以五寵之譬之地道舍萬物而化光非天之施乎惟在師得中乃能承天寵不然怙寵而驕必有凶咎莫敖自用得臣剛而无禮安能承天寵哉坤在上為邦四諸侯三公五乾為王九自四歷三爻二有伏巽為命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古者諸侯入為天子之卿天子之卿為六軍之將王錫命之至於三極數也然亦不過乎中萬邦所以懷歟過則濫賞有功者不悅非所以懷來之九自五之二懷來也

易傳

五峰胡氏曰趙將李牧初守雁門之塞趙王聽讒而罷之既而邊境不安復命牧將牧請行其初志趙王聽之

牧乃受命於是利鈍進退功罪賞罰牧皆專制趙王不得而與也故能一戰而破滅三國邊境清淨夫不用則聽命而退用之則專命而行得中道者也故吉而无咎其後牧禦秦師趙王罷之而不受命則恃專而失為臣之道矣見殺宜哉故象以承天寵為中吉也吳楚反景帝命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討之亞夫言於帝曰楚人剽輕難與爭鋒絕其食道乃可制也於是吳攻梁急梁求救於帝帝命亞夫救之亞夫守先謀不奉詔堅壁不出而遣輕兵絕吳楚糧道吳楚之兵卒困於梁飢死叛散遂以破滅惟其委之重而自任也專故能有成功吉无咎也雖然人臣有大功於天下奉身而退不為天下先可也亞夫絳侯之子復有大功又為輔相守正而行抗義不撓其居正也善矣然卒取死亡之禍者不知消

息盈虛與時偕行之道也唐憲宗之討淮西也既命裴度長御史往視師矣又命以為相使賞罰用命不用命又命往釐以既厥事信之深任之確恩禮有加而无怠所以能平逋寇宿賊震諸藩合乎王三錫命懷萬邦之義可以為天下後世法矣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九二在下為眾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應於五而為所寵任故其象占如此本義○在師中吉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吉○問或說師九二欲互說在師中吉懷萬邦也王三錫命承天寵也何如先生曰聖人作易象只是大槩恁地不是恁地子細解釋並語錄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卦之上居位當任者也不唯其才陰柔不中正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為上信

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與尸衆主也蓋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故發此義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倚付二三安能成功豈唯无功所致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陰柔之質履不以正以此率衆固不能一師丈人吉非陰柔所禦易說

龜山楊氏曰師之或以衆尸之也衆尸之稟命不一而无功矣凶之道也六三上承衆陰與尸也故凶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衄則與尸之凶可知易說

白雲郭氏曰師道尚專則正故五陰一陽成爲師卦師臣道也故九五爲比而九二爲師觀師之成卦則師之義得矣六三以柔居上非其才也位不中正非其任也

欲衆主師凶之道也師或有功而凶或无功而吉六三衆主无功之凶也師之不善无以加此春秋遷延之役邲戰之類是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二以剛中之才行師上下當順以聽坎耳坤順也六三在下卦之上又動而主之則尸其事者衆也故曰師或輿尸坤爲輿與又訓衆三動得位尸之也坎變兌毀其師也故大者无功而凶荀卿論兵曰權出一者疆權出二者弱易傳曰軍旅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易傳

五峰胡氏曰用師之道必以才德謀慮足以服人心如丈人者主之故能有成功若燕樂毅丈人也而以騎劫代之若趙廉頗丈人也而以趙括代之李牧丈人也而以顏聚代之此以衆人而尸丈人之事者也不敗亡何

待六之才德衆人也而三之位則統帥也故聖人明與尸无功之義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與尸謂師徒撓敗與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問師或與尸伊川訓與尸爲衆主如何先生曰從來有與尸血刃之說何必又牽引別說某自小時未曾識訓

話只讀白本時便疑如此說後來從鄉先生學皆作衆主說某甚不以為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與其尸以歸之

義錄

東萊呂氏曰六三師或與尸凶二師之主將帥之象也

三居二之上位高者也軍政當出於一非可使衆主之

也三苟自恃位高不肯屈己從二之令侵撓軍政則今

出於二其覆敗必矣所以軍中只論節制不論官爵紀聞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伊川先生曰師之進以強勇也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

捷者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乃

所當也故无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

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

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爲咎也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

仁深矣○行師之道因時施宜乃其常也故左次未必无

字必爲失也如四退次乃得其宜是以无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次之不戰之地則不失其常易說

龜山楊氏曰兵凶器也先王以喪禮處之故上將軍居

右則師以右爲主師之常也退而左次則失常矣然四

以柔順之資承乘皆陰不足爲師之主也量敵而後進

慮勝而後會知力不足退而左次未爲失常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將不知師之可進而謂之進不知師之可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固有畫地而守與夫乖其所之者亦師之常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賢哉六四之左次也師之進退理不可必可進而進可退而退則常道也六四以陰居柔力不能進而左次得其常也何咎之有故師之凶在內則傷財害民在外則覆軍亡將內外无是焉雖左次无功亦謂之无咎可也彼不度德不量力而喪師者六四之罪人

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四之動震為左日在地下暮夜之時師宿為次坎阻水也險難在下救者當倍道赴之動而左次阻水以自固豈用師之常哉宜有咎然六四柔能自正而下无應知其不可行量敵慮勝臨事而懼未失坤

之常也於義為无咎春秋書齊師宋師次于聶北救邢按兵待事卒能救邢何咎於次哉易傳曰度不能進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為咎也易發此

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易傳

五峰胡氏曰齊威伐楚退師召陵趙充國討先零固守不戰漢高祖伐項羽舍滎陽成臯而趨宛葉朱雋討韓忠解圍而後復戰皆左次也左次者不以氣也必有義也不以力也必有謀也夫聚眾而付以殺人之器豈得已哉能以謀義行之庶幾其可勝矣此兵家之常也故无咎

易傳

新安朱氏曰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故其象如此全師以退賢於六三遠矣故其占如此知難而退師之常也

義本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五君位與師之主也故言與師任將之道師之興必以蠻一作夷滑夏賊寇姦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於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眾主之則所為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一有子字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長子謂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其餘者眾尸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並易○弟

子與尸貞凶帥師以長子今以弟子眾主之亦是失律故

雖貞亦凶也楊遵道錄

橫渠先生曰柔居盛位見犯乃較故无咎任寄非一行師之凶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五犯而後應可以奉辭伐罪體上居中雖長子之位然以柔御柔不足以令其屬弟子與尸者也改之則可守是不變必凶故曰貞凶弟子謂六三六四也

龜山楊氏曰田有禽害田也獵取之除害而已先王之用師猶是也故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執言奉辭也奉辭則師出有名矣長子主器也一可以任重而帥師矣弟子凡非長子皆是也以是與尸則稟命不一而无功雖正亦凶矣六五履尊位為與師之主故言用將出師

之道以為後世法

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古帝王興兵動眾蓋未有无名之師也故六五言田有禽利執言田之有禽害稼也故獵取之蠻戎寇賊害民也故執言以伐之執言奉辭也以興師則无咎矣此論在師之君道非將帥之事也故雖鳴條之師牧野之戰湯武必執言誓師明告其罪而後舉也長子九二也以中行師得其道者也弟子六三也以與尸而凶非獨六三之罪也君使之不當也貞凶蓋言與尸之凶長子帥師无凶也然則師之君道无它焉執言專任而已師道貞則吉卦既言得丈人而後吉爻於此又明弟子雖貞亦凶聖人之意其慎如此

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應二二為田震為稼坎為豕田豕害稼四時之田皆為去害二往之五成艮手為執伏允為言

執言者奉辭伐罪也六五柔中以任將帥二執言而行去民之害不得已而用師譬如田獵田既有禽然後取之田有禽則非無名興師執言則我有辭於義无咎矣故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然六五柔於用人不可不戒九二震為長子帥眾而眾從之者以剛居柔威克厥愛以中道行師也若五動成艮於震為弟於乾為子之三則坎毀既使二主師又使三主之與尸也所任不一雖正亦凶九五正也艮手有上使之意上使不當也與尸之凶聖人再言之者任將不可不重也易傳曰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

易傳

五峰胡氏曰夷狄居邊塞不毛之地盜賊屏其邪心而從於教化不害良善其宜也夷狄若有侵犯於中國盜

賊若有干犯於天下則是禽獸在田而侵犯稼穡也當吳規
 聲其罪而討之若大禹之征有苗湯武之征桀紂漢高
 之伐項羽皆聲其罪而後討之故蠻夷率服天下響應
 為利大矣故无咎然任將之道必以名德才行足以率
 眾者為之九二剛陽之才在下為師之主長子也若不
 任長子而以弟子眾庸才間之未有不敗者也以郭
 子儀李光弼尚有相州之敗況他人乎故呂蒙不肯與
 孫皎並為大督曰昔周瑜程普並將幾敗國事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
 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
 以搏執而无咎也言語辭也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
 又戒占者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
 則是使之與尸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於凶也本義○前

輩曾說易之取象似詩之比興如此却是虛說恐不然
 如田有禽須是此文有此象但今不可考○問師六五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傳云長子謂九二以中正之
 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夫以九之居二中則是矣豈得
 為正先生曰此只是錯了一字耳莫要泥他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
 輿尸貞凶名正權專已丑課程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
 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康節先生漁樵對問樵者問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
 有害焉者何也漁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
 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
 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之

所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
謂其能成天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於正才
則才矣難乎語其仁矣譬猶藥之療疾也毒藥亦有時而
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害人矣平藥
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无
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如是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平治定用之
則否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邵子外書
伊川先生曰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
也開國封之為諸侯也承家以為卿大夫也承受也小人
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
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
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為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

況挾其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此
專言師終之義不取爻義蓋以其大者若以爻言則六以
柔居順之極師既終而在无位之地善處而无咎者也○
大君持恩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之終也雖賞其功小
人則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亂邦小人恃功而亂
邦者古有之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師終必推賞然小人雖有功不可胙之以土
長亂也承猶繼世之承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六用師之終賞功之時也以陰居上小
人有功而被賞者也小人有功多與之邑可矣開國承
家不可用也
龜山楊氏曰師之初用熊羆虎貔之士武王伐商雖微
盧彭濮人有所不廢至其終則崇德報功之時也故曰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小人則亂邦必矣此聖人之深戒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甚哉師道之難成也昔之為上者患不得其臣為下者患不得其君是以上下之志不通軍國之情或異其所以為勝為負者何莫由斯道也是故有為節制之師任平土之政者有為烏合之眾驅白徒市人而戰者有在師中吉成功而錫命者有聽任之匪人與尸而取敗者有虛己委能使奉辭而伐罪者有好大喜功師出而无名者有受命專征而進止得以便宜者有束於中御之嚴而覆軍棄師者自古以來攷是而察其成敗較然可見也故武成之終曰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與夫師之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始非一日也其所由來久矣樂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

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盡師之道嗚呼大哉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武成之終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又曰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則盡上六之義者其武王乎雍曰雖大君有命而小人不得開國承家者以小人无容眾居上之德此武王所以必崇德而報功也崇德則小人勿用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動乾在五上五君位大君也大君者號令之所自出也故履之上九臨之六五皆曰大君上之三成巽巽為命大君有命也有命以正有功也有大功者開國使建國有小功者承家使受邑也四諸侯位震為長子至宗廟社稷開國者也二大夫為家初陰在

下承之承家者也巽三在二四之中有開國承家之象
 上師之成宗廟之位古者賞人必于祖廟示不敢專故
 於上六併言之六三不正為小人三之上小人用於上
 成坤必亂邦也行師之時貪愚皆在所使未必皆君子
 及其成功而行賞則君子當使之開國承家小人厚之
 以金帛優之以祿位不害其為賞功也蓋胙之土萬世
 之利尊有德所以示訓若小人无厭有民人社稷其禍
 必至於亂邦周頌賚大封於廟言錫予善人也光武中
 興臧宮馬武之徒奉朝請而已得此道也然寇鄧諸賢
 无尺寸之土亦過矣易傳曰小人易致驕盈況挾功乎
 漢之英彭所以亡也或問坤為土為國邑古亦有言之
 者乎曰周太史為陳侯之子筮之遇觀之否觀六四諸
 侯之位也坤為土變而為乾乾父坤母繼父母之國者

也故曰其代陳有國乎內卦坤為土風行地上不處者
 也故曰風行而著於土其在異國乎此皆以坤土為國
 也畢萬將仕于晉遇屯之比初九變也辛廖占之曰震
 為土車從馬公侯之外又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二
 大夫位也言自大夫復為諸侯以坤土動於下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為土
 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
 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戒行賞之人於小人則不可
 用此占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也聖人之戒深矣
 本義○問開國承家為是坤有土之象然屯之利建侯却
 都无坤止有震此又不可曉○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舊
 時說只作論功行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量他既一
 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

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便用他與之
謀議經畫耳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
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
他不與焉○問古人論功行封真箇是裂土地與之守
非如後世虛帶爵邑也若使小人參其間則誠有弊病
先生曰勢不容不封但聖人別有以處之未見得如何
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如此則若是小人亦自有以
處之先生又云此義方思量得如此未曾改入本義且
記取並語

廣漢張氏曰光武之不任功臣為三公蓋鑒高帝之弊
而欲保全之前史莫不以為美談以予觀之光武之保
全功臣使皆得以福祿終身是箇美矣然於用人之道
則有未盡也蓋用人之道先以一說橫於胸中則為私

意非立賢无方之義矣高祖之待功臣誠非也如韓彭
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天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蓋於用師既終成功之後但當寵之以富
貴而不可使之有國家而為政也高帝正犯此義是以
不能保功臣之終為光武者要當看吾大臣有如韓彭
之徒者乎則當以是待之若光武之功臣則異於是南軒

集史論

東萊呂氏曰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
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上六居師
之終功成之時也人君當功成之時志驕意滿多用小
人以適其欲如唐憲宗既平淮西之後用皇甫鏘程异
之類是也故聖人嚴為之戒焉紀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一

二百五十九

易集義粹言卷十一

二一三

尔仲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二

後學成德

坤下
坎上

伊川先生曰比序卦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親輔也

一作比輔也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

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為卦上坎下坤以二體言之水在

地上物之相切比无間莫如水之在地上故為比也又衆

爻皆陰獨五以陽剛居君位衆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為

比也

易傳東萊呂氏曰師以二為主二將帥也以一陽而為衆陰

之所聽命者也比比以五為主以一陽而為衆陰之所親

者也比所以次師者言衆雖聽命於將帥而心當親於

君也

通志堂

通志堂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伊川先生曰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為吉道故雜卦云比樂師憂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筮為占決卜度非謂以著龜也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寧方且來求親比得所比則能保其安當其不寧之時固宜汲汲以求比若獨立自恃求比之志不速而後則雖夫亦凶矣夫猶凶况柔弱乎夫剛立之稱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是謂我非夫凡生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雖剛強之至未有能獨立者也比之道由兩志相求兩志不相求則睽矣君懷撫其下下親輔一竹於上親戚朋友鄉黨皆然

故當上下合意以相從苟无相求之意則離而凶矣大抵人情相求則合相持則睽相持相待莫先也人之相親固有道然而欲比之志不可緩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必原筮者慎所與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原筮者推原占決相比之道也非以著龜也上之比下必有元永貞之三者下之比上必求此三者则无咎矣又曰夫剛立之稱也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我非夫剛立者猶凶况柔弱乎雍曰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天位則為比得臣位則為師天下之吉莫吉於比故比直言吉治天下之眾莫急於貞故師先言貞帥師有君道而不得如是之大如是之久也故无元永之貞昔成湯之初征也東征西夷怨曰奚獨後予所謂不寧方來而无後凶者矣易說

五峰胡氏曰張良以兵法說它人皆不省及以說漢高則常用其策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原筮也其從沛公以復讎滅秦而濟世安民非以為亂也此仁人之心可久之道天下之正理得元永貞之義也故无咎若沛公之約法三章以收秦民馬援之擇君竇融之歸光武郭嘉之去袁紹皆原筮者也其相以莫非有善謀行常道守正理者故邴原告曹操曰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明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非剛中者不能如是不然以利相比如趙高二世之君臣耳餘竇灌之朋友未有得无咎者也夫天下未定國家未立而身未安固宜汲汲求比若楚漢分爭之時君臣未定百姓未知所歸賢能未盡見用韓信彭越英布之徒不能乘此時舉賢恤民求上下之助以宰制山河保其

大功及楚已滅天下歸漢乃舉兵叛逆自取滅亡後夫凶也况隗囂之徒才不逮數子方紛亂之際則坐談西伯及中原略定乃始舉兵圖大事者乎易外傳新安朱氏曰比親輔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筮者得之則當為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眾之歸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義本東萊呂氏曰比吉相親比即是吉道歡欣交通安得不吉比吉大槩言比也原筮元永貞无咎此言獨立孤陋固是凶道然比而不推原卜度是有此三德之人苟始

相親比不得其人則終不能免咎必有此三德然後與之比古人所以不肯輕以身比人蓋為此當看伊川說又曰不寧方來古人灼見天地之間无獨立之理故必皇皇汲汲往來親比如堯舜孜孜稽于衆舍己從人之類蓋謂天下非一人所為故必以天下之耳為耳以天下之目為目如學者亦當親師取友然後可後夫凶易之義大抵舉輕明重非不往親比特後往爾凶猶及之況子然自足傲然獨立者乎易說○原筮元永貞无咎原筮者察之之詳也元永貞者求之之備也將親比依附是人夫豈細事哉故必察之詳求之備然後无咎經○又曰比之原筮元永貞也同人之利君子貞也隨之元亨利貞也一也已丑課程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伊川先生曰比吉也比者吉之道也物相親比乃吉道也比輔也釋比之義比者相親輔也下順從也解卦所以為比也五以陽居尊位羣下順從以親輔之所以為比也○推原筮一作占決相比之道得元永貞而後可以无咎所謂元永貞如五是也以陽剛居中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以陽剛當尊位為君德元也居中得正能永而貞也卦辭本泛言比道彖言元永貞者九五以剛處中正是也○人之生不能保其安寧方且來求附比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為安不寧而來比者上下相應也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故上下之志必相應也在卦言之上下羣陰比於五五比其衆乃上下應

也○衆必相比而後能遂其生天地之間未有不相親比而能遂者也若相從之志不疾而後則不能成比雖夫亦凶矣无所親比困屈以致凶窮之道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比有所附合也君子周而不比比者二人同附周則與衆合也比以一陽居中在上而五陰比之顯比者也顯比則周矣人道主交故比則吉原有所究筮有所占信不信之情必不可廢又有元永貞之德則不入於邪然後可與人比而无咎也

龜山楊氏曰五以剛中得尊位居中履正衆陰在下而順承之有親輔之象卦之所以爲比也故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先王什伍其民鄉田同井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比之所以吉也政散民流用蕩析離居則凶可知矣此自然之理也原筮者占所比

也元永正者可比之道也原筮謂占決可否非龜筮之筮也與初筮之筮同蓋无長人之仁則雖比而不親无可久之德則雖比而必離无正固之守則雖比而不周上之比乎下與下之比乎上无是三者則小人之比耳能无咎乎故唯元永正而後无咎盡此道者唯九五乎故曰以剛中也居比之時陰无正應不寧之象也而衆陰順承不寧方來之象也不寧方來以上下應而已蓋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上下相求古今之同道也上不比乎下下不比乎上而能獨安者未之有也夫一陽在上衆陰在下而順從比之吉也而上六獨居其上而乘之无順從之義後夫者也婦以順從夫者也夫先而婦從父先而子從君先而臣從其義一也獨曰後夫者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曰後夫者

推本言之也夫且不可後況君親乎後君親則大亂之道凶不足言矣

說易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卦之辭泛言比道而彖言盡比道之善唯五而已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為安凡生於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又曰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矣雍曰天下之吉生於順而凶生於逆下之順從天下无異意不寧方且來非吉乎後之凶无順意故也不寧方如初六六四是也後夫上六之不我比也上下應者上而六四下而初六非正應而來比也然易之道窮則變不知變則失易之道故乾有窮之災坤則其道窮況後夫乎聖人於道窮之每致意焉者明易之道初

无窮人自失之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比吉者比而吉也凡物孤則危羣則彊父子夫婦朋友未有孤危而不凶者人君為甚故比而吉謂九五也比輔也一陽在上四陰在下順從之比所以吉也故曰比吉也比輔也此合兩體言比也然比當慎不可以不與善不可以不長久不可以不正有是三者乃可以无咎以其當慎也故原筮以決其所從原再也如原蠶原廟之原比自復來一變師二變謙三變豫自謙至豫有艮手持震草占筮之象故曰原筮原筮則其慎至矣復初九始於震四變成比不離於貞元永貞也元君德也善之長也乾剛之始也蓋比道之難既原筮以審之其始也相比以善其終也永貞则无咎矣不然慮之不審其始比之不善或貞而不永豈能无咎原筮

不永貞者九五也九五之剛乾元也故曰元位乎中正
 故永貞故曰以剛中也坎往則坤來坎勞卦不寧也坤
 為方不寧方來也比之時下雖比輔不敢自寧則上下
 相應多方來矣故曰不寧方來上下應也謙坤三四五
 爻先來比之上六獨安其位而不來欲來則已後不來
 則履險而逼道窮而不知變故凶上六之所以凶者後
 夫三爻也故曰後夫凶比道貴先故也傳易
 新安朱氏曰比吉也此三字疑衍文比輔也此以卦體
 釋卦名義原筮元永貞亦以卦體釋卦辭剛中謂五上
 下謂五陰義本○筮字說做占決亦不妨然亦不必說定
 不是龜筮之筮後夫只是說後來者古人亦曾說先夫
 當之也有喚作夫婦之夫底後夫凶言九五既為眾陰
 所歸若後面更添一箇陽來則必凶古人如袁紹劉馥

劉繇劉備之事可見兩雄不並棲之義○問比卦後失
 凶先生曰後夫不必如伊川說左傳齊崔卜娶妻卦云
 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人以為凶他云前夫已當之矣
 彼云前夫則此云後夫正是一樣語陽便是夫陰便是
 婦○比吉也字羨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比輔
 也解比字下順從也解吉字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下順從也九五以一陽在上羣陰順從以
 剛中也此指言相親比之狀剛而不中則失之暴便是
 偏既剛且中所以能具此三德上下應也若能親比上
 下皆相應初无彼此其道窮也人之一身能幾不能親
 比其道之窮也宜說易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伊川先生曰夫物相親比而无間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

為比也先王觀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易傳

藍田呂氏曰地中有水則容畜而不散可以聯什伍而成軍地上有水則浸灌旁及可以交四鄰而脩好

龜山楊氏曰水在地上相比而不離先王觀比之象建國畫地而封之為之屬連使相親比則諸侯知尊君親上而天下從之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民之有君諸侯之有王非先王創治而有之皆出於自然之勢也蓋上下之分未立強弱之勢不齊於是大得以陵小眾得以暴寡日趨於亂亡而生生之理息矣必有強有德者出焉則大小之勢分眾寡之情一於是易說有小事大有大比小小大之情親率歸於大定者是先王封建之本也易說不襄王問孟子曰天下惡乎

定孟子對曰定于一一者王也方地上有水非澤之所鍾散而相親則各有所比先王以是建萬國而親諸侯王道之本也方比之五陰而一陽上有大中至正之道下无僭亂分民之臣蓋足以王矣自河圖洛書之相為經緯八卦九章之相為素裏文王得之以演周易孔子得之以述春秋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春有王正月蓋同出於此矣觀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周成王時諸侯來朝助祭者千八百國春秋之時見於經者止百二十有四國其後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卒并於秦方是時征伐四出轉以相滅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凡以天下无王故也故易之有比春秋之書王豈易言哉易說

漢上朱氏曰地上有水相比而无間乾五王也四諸侯

位坤土在上國也坤為眾萬國諸侯眾多也比師之反
 九二為五有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之象建萬國者眾建
 也建萬國則民比其國君親諸侯則國君比於天子封
 建自上古聖人至於三代不廢享國久長秦罷侯置守
 二世而亡此封建不可廢之驗也患封建不得其道耳
 得其道者建萬國是已夏承唐虞執玉帛者萬國成湯
 之時七千七百七十三國成周千八百國而夫子必曰
 建萬國者眾建諸侯而少其力也眾建則多助少其力
 則易制觀此則周官諸侯之制疑若非周公之意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建國親諸
 侯亦先王所以比於天下而无間者也豕意人來比我
 此取我往比人義本○伊川說建萬國以比民言民不可
 盡得而比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

這便是它比天下之道語錄

東萊呂氏曰地上有水比見得比親切處浸潤滋灌流
 行未嘗相離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是人君比天下之綱
 目建萬國所以比民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蓋君之於
 民豈能家至戶到而比之惟撫諸侯使孚吾德意於天
 下即是比天下也若只是以一人比天下則天下不可
 得而比矣易說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
 有它吉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中心
 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無咎也孚
 信之在中也○誠信充實於內若物之盈滿於缶中也缶
 質素之器言若缶之盈實其中外不加文飾則終能來有

它吉也它非此也外也若誠實充於內物不信豈用飾外以求比乎誠信中實雖它外皆當感而來從乎信比之本也○言比之初六者比之道在乎始也始能有孚則終致有它之吉其始不誠終焉得吉上六之凶由无首也並易

橫渠先生曰柔而无應能擇有信者親之己之誠素著顯終有它吉比好先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前遇三陰莫適比也莫適比則无所私无所私則有信而已以信比之何往不可故以有孚比之无咎矣初位在下其為器也小苟充其所受而不餒亦足以感物而助之者自能至矣況充其大者乎龜山楊氏曰比之初原筮之時也故有孚比之乃无咎乎信之在中也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故比以忠信為主比而无孚小人之比也能无咎乎有孚比之比乎人者也有孚盈缶孚之在己也缶器之質者也盈缶則充實在其中不資外飾也故來有它吉夫居比之初人相求比之時也孚誠充實於中而後為人所比盈缶是也故能有它吉有孚而未至於盈缶則比乎人者也故无咎而已非比之初則不必有它而後吉故曰比之初六有它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廣大乎比天下之道見賢則比之不必有應而比也然有應而比者比之易二四是也遠而非應者比之難初六是也然遠而非應柔弱不能自達有待於人者也缶之為器有物盈之則有用也无以盈之虛器也是缶之有待於物猶初六之不能自用也初六以誠信之道自充於中所謂有孚盈缶矣何患其无用乎

中孚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蓋誠信感人有必應之道故終使六二自內與之同比於五也雖非其應而比其道蓋益賢於求應者矣何咎之有它吉本非我有之吉因人而得之者也初六才位不足直以誠信得它吉也故比之道雖吉而比之始又以孚為先古之人因人得用者多矣唯誠信充於中者能終它吉不然吉未終而

凶矣

漢上朱氏曰初六不正未能信者也比道以信為本中心不信人誰親之以是比人宜有咎四與初本相應初動而正往比之則有孚信矣孚者信之應也春秋傳曰小信未孚故有孚比之无咎初六坤土坤為腹動之四成兌為口巽為繩土器有腹有口而繩引之坎水盈其中盈缶也缶所以汲質素之器誠之象水盈其中亦

誠信充實而无間之象有孚之謂也比之有孚何咎之有故曰有孚盈缶初始也四終也初自四復位終來也四非正應謂之它子夏曰非應稱它初比之以誠信其終也來有它之吉矣若始比不以誠其能終有它乎故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陸績曰變而得正故吉是也易傳新安朱氏曰比之初貴乎有信則可以无咎矣若其充實則又有它吉也本義○終來字似將來相似語錄東萊呂氏曰初六以柔處初有順之理比之始以誠信為本至於盈缶无一毫虧損自然終來它吉象比之初六排一比字在初六上此見聖人筆法與作春秋解詩一同斡旋一字便見意全且如孟子舉孔子說詩天生烝民只就中添一故字與一必字其理粲然甚明後世雖千百言而不足易說○有孚盈缶滿腹皆誠已丑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伊川先生曰二與五為正應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二處於內自內謂由己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於己己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內也不自失也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乃自失也○守己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易之為戒嚴密二雖中正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戒之自守以待上之求无乃涉後凶乎曰士之脩己乃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然後出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愛自親始人道之正故曰貞吉易說藍田呂氏曰比之時主比而不主應諸爻皆比二獨應五守貞性於內而不失者也

廣平游氏曰比之自內者非枉己以外求也上之人訪逮幽側至誠以相與然後出而應之故爻稱自內而象以為不自失也六二居中得正與九五為正應迹遠而志同位殊而德合故以自內言之若伊尹之在莘而湯聘加焉非自內以比耶尹負鼎于湯孰謂聖人乃不知比之自失乎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五以中正在上而二以中正自內比之故正吉蓋居比之時上下相求而不以正則內不失已外必失人矣皆自失也故唯正吉而後无失易說白雲郭氏曰比以九五為主而六二正應為主於內蓋率天下而比五者故自內之外率天下以歸王也二之比初非欲親初也欲與之比五也終能同比於五是不失已道之貞吉也觀初六它吉六二自內之辭可明其

義蒙之六三亦舍應親二矣而有有躬之象蓋蒙與比異道而三與二異位義不同也故象言不自失以見非如蒙之不有躬也夏商之季天下諸侯相率以歸湯武或三千或八百國所謂六二貞吉初六它吉者眾矣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二九五中正相比剛柔正而位當聖人猶曰比之自內者六二柔也恐其自失也二處乎內待上之求然後應之比之自內者也故貞吉正則吉也不能自重汲汲以求比動而自失其正道亦不可以行矣枉尺直尋未有能直人者也故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易傳曰士之脩己乃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也

易傳

五峰胡氏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成湯三聘之然後起諸葛孔明躬耕南陽劉備三顧之然後見聘之在彼而起在我顧之在彼而見在我其尊德樂義之心著於禮貌之間然後就之故足與有為也不然則失身於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反為有勢者之所賤矣安得

吉

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而得其貞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得正則不自失矣義本東萊呂氏曰六二比之自內伊川曰士之脩己乃求上之道求非干祿之求也緣其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易說○六二比之自內貞吉或慕其利而比之或慕其名而比之或慕其勢而比之皆自外也聞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伊川先生曰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四陰柔而不中二存應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比於匪人其失可知悔吝不假言也故可傷二之中正而謂之匪人隨時取義各不同也○人之相比求安吉也乃比於匪人必將反得悔吝其亦可傷矣深戒失所比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履非其正比之必匪其人故可傷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三居二陰之間所比皆不善也故曰匪

人

龜山楊氏曰承乘皆陰比之匪人也能无傷乎言傷則

悔咎不足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不知比賢而比於上上非正應而有

凶比非其人則自失其身矣是其所以可傷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比之匪人與否之匪人同義子夏曰處非

其位非人道也三四處中人位也人道相比以正六三

柔而不正處非其位遠比於上六以非道而不應近比

乎六四六二以不正而不受天地之間未有不相親比

而有能自存者也比之而人莫與不亦可傷乎虞翻曰

體剥傷象彌子瑕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孔子曰有

命魯桓公求會於衛至桃丘衛侯弗與之見求比而不

得不亦可傷乎可傷則悔咎不必言也易傳

五峰胡氏曰如齊王建所比之羣臣賓客反為秦用卒

誤王建死於松柏之間不亦傷乎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不中正承乘應比皆非其人

之象其占大凶不言可知義本○問比之匪人一爻曰初

應四四是外比於賢為比得其人二應五五為顯比之

君亦為比得其人惟三乃應上上為比之无首者故為

比之匪人也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三比之匪人易傳曰三不中正而所比者皆不中正四陰柔而不中二存應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二之中正而謂之匪人隨時取義各不同也隨時取義之說最當詳考蓋二之中正本未嘗存應而比初但三以私心觀之故見其存應而比初矣君子所為本公苟以私心觀之則見其件件是私故雖與君子相處亦與小人相處無異也二本君子以三之心觀之則小人也三既看得二為小人故與二相比未嘗得近君子之益反得近小人之損也此三之罪非二之咎也紀聞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伊川先生曰四與初不相應而五比之外比於五乃得貞正而吉也君臣相比正也相比相與宜也五剛陽中正賢

也居尊位在上也親賢從上比之正也故為貞吉以六居四亦為得正之義又陰柔不中之人能比於剛明中正之賢乃得正而吉也又比賢從上必以正道則吉也數說相須其義始備○外比謂從五也五剛明中正之賢又居君位四比之是比賢且從上所以吉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六四獨比於五所比陽也雖獨有所附所附者賢守是不變亦可以獲吉

龜山楊氏曰六四無應於內而外比九五比賢從上也九五剛中正賢也比賢從上而不以正人誰與之故正乃吉六四以陰居陰正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四與初非正應故舍遠比近外比九五之賢亦自知才位非可兼人從上保身而已故得貞而吉比或自內或外比以明比道之大不可拘於常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以五為外內外相形而後有也六四當位不內比於初絕其係應外比於五守正不動則相比以誠矣故貞吉五以德言之剛健中正賢也以位言之君上也以正比賢以臣比君外比之所以吉歟易曰東北喪朋安貞吉六四之謂也傳易

新安朱氏曰以柔居柔外比九五為得其正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本義

東萊呂氏曰六四外比之正吉四最近君遂比於君五剛明賢君故聖人以從上言之然當看伊川三段之說相須不可偏易說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伊川先生曰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

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為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先王以四時之政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為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政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止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為之者也邑人不誠吉言其至公不私无遠邇親疎之

五十六
易集義卷十二
王林
別也邑者居邑易中所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諸侯國中也
誠期約也待物之一不期誠於居邑如是則吉也聖人以
大公无私治天下於顯比見之矣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
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
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
諛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脩身誠意以待之親已
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己
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處正中之地乃
由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爲善故云正中凡言正中者其
處正得中也比與隨是也言中正者得中與正也訟與需
是也○禮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去者皆
免矣比以向背而言謂去者爲逆來者爲順也故所失者

前去之禽也言來者撫之去者不追也○不期誠於親近
上之使下中平不偏遠近如一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失前禽謂三面而驅意在緩逸之不務殺也
順奔然後取之故被傷者少也○以剛居中而顯明比道
伐止有罪不爲濫刑故邑人不誠爲上用中此之謂也不
比者不懲非用中也故比必顯之然殺不可務也一云上
使中者付得其人也並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五以一陽爲衆陰之主從之者吉背之
者凶顯比者如三驅之法明示以舍逆取順之道也
邑國中也天子之有天下諸侯之有四境其國中之民
近我者也顯比之道不間於幽遠則近者必不誠也使
用也上之所用以中无遠近之情不合也

龜山楊氏曰居得尊位其比宜顯矣故制畿封國以爲

屬連建牧立監以相糾因時問以通好賀慶以展親所
以比諸侯也域民之制其詳至於屬婦同井而居同巷
相從任之以九職繫之以九兩所以比其民也凡此皆
顯比之道也盡斯道者其唯九五乎居中履正而上下
應之比之正也故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
吉夫獸窮則搏常物之大情也故王田不合圍三面而
驅不窮物以盡取也先王比天下而安之非以求吾所
大欲也故順則取之逆而去則舍之所失者前禽而已
盡吾比道任彼而不致力焉用三驅之義也若湯之祝
網是也窮民而盡取之乃召敵之道非所以比天下也
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
者次之爲此而已夫如是故仕者願立於其朝耕者願
耕於其野商賈願藏於其市行旅願出於其塗則邑人

不誠而自至矣此比道之光也故曰邑所居之邑謂國

中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比坤下坎上坎水也坤土也土以水柔水
以土流親比之故也洪範之敘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其事則无偏无陂遵王之義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
作惡遵王之路无偏无黨王道蕩蕩无黨无偏王道平
平无反无側王道正直凡上之所以示下者如此也凡
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極凡下之所以
從上者如此也方顯比建大中之道明法度之尊逆者
不追順者不拒无恤於去來无間於小大邑人之不誠
特爲其微者言之至於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蓋有无思
而不中者矣可勝言哉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洪範五皇極曰无偏无陂遵王之

義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惡遵王之路无偏无黨
 王道蕩蕩无黨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側王道正直凡
 上之所以示下者如此也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
 比德惟皇作極凡下之所以從上者如此也方顯比建
 大中之道逆者不追順者不拒无恤於去來无間於小
 大邑人之不誠特為其微者言之至於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蓋有无思而不中者矣可勝言哉雍曰九五之君
 非以力假仁者也蓋有大中至正之道以昭示天下天
 下自從而比之故曰顯比王田不合圍三面而驅故所
 失者前禽而已是猶上六之不我比也夫以大中至正
 之道昭示天下无容私焉是以逆則舍之順則取之故
 上言不寧方來後夫凶皆自來自後之辭非聖人有以
 強之也聖人以大中至正舍逆取順必无侵伐之虞邑

人又何誠焉是則顯比之吉為天下之至公也求其所
 以然實建大中以致之耳故曰上使中也書曰民心罔
 中惟爾之中其使中之謂乎由是知商之三千周之八
 百亦舍逆取順而已或謂顯比之道狹不亦異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五比之主坎為明顯明比道者也故曰
 顯比五位乎正中比者因以比之不規規以求比於物
 比之以正中之道所以吉也故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乾五為王自四至二歷三爻坤為輿為眾坎為輪田獵
 之象王用三驅也艮為黔喙坎為豕震為決躁內卦為
 後外卦為前嚮上為逆順下為順故曰失前禽也顯比
 之道譬之從禽王者之於田也三面驅之闕其一面逆
 而嚮我則舍之背而順我之射則取之舍之者明比也
 取之者明不比也所謂正中也施於征伐叛者伐之服

者舍之故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坤在下為邑謂二也
 邑人者二乾也二之五艮見兌伏兌為口邑人不誠也
 王者之比天下无遠邇无内外无親疎不以邑人近則
 告誡而親之不以僻陋之國遠則不誠而疎之使人人
 以中道相比无適无莫則吉若顯比矣其道猶狹木吉
 也故曰邑人不誠上使中也或曰安知舍逆之為嚮我
 取順之為射取之曰觀其所殺而知也射者從禽左而
 射之由左達右詩曰公曰左之舍拔則獲故田有三殺
 自左膘達于右膺為上殺射右耳本為中殺射左髀達
 于右髀為下殺面傷不獻翦毛不獻鄭康成曰禽在前
 來不逆而射之也去又不射也唯其走者順而射之王
 弼亦曰趣已則舍之背已而走則射之傳易○王弼謂比
 九五為比之主而有應任二顯比者也比而顯之則所

親者狹矣則以不變論易於初六言處比之首應不在
 一心无私吝則莫不比之故於九五應二則言其狹也
 天地之間陰必比陽未有无應而相比者初六不變則
 缶虛而不汲失有孚盈缶之象矣三驅之禮禽逆來趣
 已則舍之背已則射之顯比也雖有愛惡而愛惡出於
 彼之來去吾豈容心哉三苗逆命禹乃徂征不比也七
 旬來格舜則舍之顯其比也比之與否舜禹非私也用
 中道也若曰顯比非大人之吉此可以為言所使使
 之者誰歟舜命禹征亦使之也叢說
 新安朱氏曰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之羣陰皆來比已
 顯其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
 去者不追故為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誠之象蓋雖
 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凡此皆吉之道

占者如是則吉也上使中由上之德使不偏也本義○顯比便有那周遍底意思○邑人不誠如有聞无聲音其自不消相告戒又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比九五邑人不誠蓋上之人顯明其比道而不必人之從己而其私屬亦化之不相戒約而自然從己也○田獵之禮置旃以為門刈草以為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舍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譬來則取之大意如此並錄

東萊呂氏曰九五伊川說最要熟看邑人不誠雖切近者亦不丁寧之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緣自處得正中所以能盡顯比之道若使自立身偏處不可謂正中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說

明道先生曰比之无首凶比之始不善則凶劉綸師訓

伊川先生曰六居上比之終也首謂始也凡比之道其始善則其終善矣有其始而无其終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有終者也故比之无首至終則凶也此據比中而言然上六陰柔不中處險之極固非克終者也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天下多矣○比既无首何所終乎相比有首猶或終違始不以道終復何保故曰无所終也並易傳○敬是持己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驩狎為相與以无圭角為相親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禮為主也比之上六曰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既无首安得有終故曰无所終比之道須當有首也劉元承手編

龜山楊氏曰比之時陰宜從陽也而上六居一卦之上

比之无首者也无首则无所從其凶不亦宜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六非天下之所比又不能比人為臣而无君與无元首何異哉是以凶而无所終也三有匪人之傷上有无首之凶皆逆比之道聖人舍之者也四也初也其知幾乎故能非其應而獲吉以是知比者必求大中至正而比之斯无不吉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動而比上上比乎三成乾乾為首三者比上之始上者比三之終三不知比上則比之无首上不知比三則比之无終比之无首无所終矣正者宜吉然上六不免於凶者正而不知用也道與人同者也不相親比與比之无首雖正亦凶

易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居上無以比下凶之道也故為无首之象而其占則凶也比无所終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為

无首以始終之象言之則為无終无首則无終矣

本義

東萊呂氏曰上六比之无首凶聖人因上六之无終故推原其所以无終之由所謂无首却不是指初六說大凡无終者皆緣无始今人言无終者以為初間本好只後來有少不好殊不知終之所以不善者只緣初不善使初間有一分未是處在當時却未見到後來不善時皆自此一分發出○又曰此卦大抵以五為主二與五正應切近故正无疑四外比亦吉三惟不比故可傷若初只說比之始又況以六居初其體本順故亦吉也

並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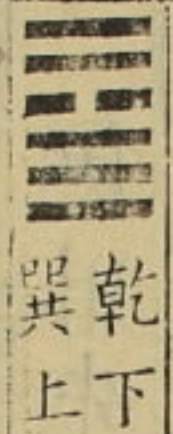
○又曰上六比之无首凶上居卦之終不曰无終凶而曰无首凶何也見其无終則知其必无首矣治疾者必推其致疾之由也

經聞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二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三

後學成德



伊川先生曰小畜序卦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相比附則為聚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畜止也止則聚矣為卦巽上乾下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健莫如巽順為巽所畜故為畜也然巽陰也其體柔順唯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又四以一陰得位為五陽所說得位得柔巽之道也能畜羣陽之志是以為畜也小畜謂以小畜大所畜聚者小所畜之事小以陰故也彖專以六四畜諸陽為成卦之義不言二體蓋舉其重者易傳○或以小畜為臣畜君以大畜為君畜臣先生云不必如此說大畜只是所畜者大

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件事便是君畜臣畜君皆道錄是這箇道理隨大小用楊遵○又曰小畜是所畜小及所畜雖大而少皆小畜也不必專言君畜臣畜君唐棟

東萊呂氏曰或問小畜一卦如何看曰以卦觀之柔以巽順之道畜剛以爻觀之陽不受畜在人分言之卑之畜尊下之畜上固當以巽順之道然有剛明之才者亦豈可受畜於人耶易說○又曰小畜傳止則聚矣心散則道不積已丑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伊川先生曰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倡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倡不順也故不和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一有能成雨者自西郊故

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以人觀之雲氣之興皆自四遠故云郊據四而言故云自我畜陽者四畜之主也易傳○暢中伯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西郊陰所凡雨須陽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義也所謂尚往者陰自西而往不待陽矣唐棟所編○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向者自東自北皆屬陽坎卦本陽陽倡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倡則陽不和蝮蝮之詩曰朝隰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倡也故雨蝮蝮在東則是陰先倡也莫之敢指者非謂手指莫敢指陳也猶言不可道也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倡也故雲雖密而不雨語錄橫渠先生曰自我西郊剛陽之氣進而不已也易說白雲郭氏曰剛德天德也天德畜之則止不能畜則失

聖人之所以為聖以能畜天德而已然畜有二道有止而畜之者畜之大也故為大畜有入而畜之者畜之小也故為小畜舍是皆不能畜矣能大畜天德則理非不亨小畜疑於未亨故言亨也密雲不雨言畜之而未及用也自我西郊明其自我畜之也自我畜之而未及用君子成己之道未至於成物所以為小畜

易說漢上朱氏曰小畜以陰畜陽惟九三一爻受畜所畜者寡矣履以柔履剛六三不有其位履之而不處也

叢說新安朱氏曰巽亦三畫卦之名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故其德為巽為入其象為風為木小陰也畜止之之義也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唯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為所畜故為小畜又以陰畜陽能係而不能固亦為所畜者小之象內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

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當得亨通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雨日我西郊之象蓋密雲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於羸里視岐周為西方正小畜之時也筮者得之則占亦如其象云

本義○小畜言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則以艮畜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小畜亨是說陽緣陰畜它不住故陽得自亨橫渠言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凡言亨皆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曉說道小人事吉亨字便是下面剛中而志行乃亨○問嘗見人說此卦作巽體順是小人以柔順小術畜君子故曰小畜不知如何先生曰易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陰陽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人事則為小人畜君子也得為臣畜君也得為因小小事畜止也得不可

泥定一事說並語錄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伊川先生曰言成卦之義也以陰居四又處上位柔得位也上下五陽皆應之為所畜也以一陰而畜五陽能係而不能固是以為小畜也彖解成卦之義而加曰字者皆重卦名文勢當然單名卦唯革有曰字亦文勢然也○健而巽以卦才言也內健而外巽健而能巽也二五居中剛中也陽性上進下復乾體志在於行也剛居中為剛而得中又為中剛言畜陽則以柔巽言能亨則由剛中以成卦之義言則為陰畜陽以卦才言則陽為剛中才如是故畜雖小而能亨也○畜道不能成大如密雲而不成雨陰陽交而和則相固而成雨二氣不和陽尚往而上故不成雨蓋

自我陰方之氣先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其功施未行也

小畜之不能成大猶西郊之雲不能成雨也並易傳○密雲

不雨尚往則氣散先陰變風氣隨風散語錄

藍田呂氏曰小畜大畜據其所自得也所得有小大故

謂之大畜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畜之小者也剛上

而尚賢畜之大者也以巽畜健所畜小也以止畜健所

畜大也雲自東而徂西則雨自西而徂東則不雨陰生

於西陽生於東陽往交陰陰能固之乃雨陰往交陽而

陽不應則何從而雨故自我西郊者言雲自西而徂東

也

龜山楊氏曰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為主四以陰居

陰柔得位也為一卦之主而上下應之以陰畜陽也陽

大而陰小小者畜也此以六四一爻言之也健而巽剛

中而志行乃亨合一卦之才言之也蓋小者畜則无亨之道所畜亦小矣合一卦之才則三陽健而進一陰體異而上行九五剛得中與之合志則志行矣是以亨也雲者氣之上升也一陰畜之未能上達故密雲不雨尚往也往則交通咸和而為雨矣西郊陰所也東多風西多雨陰陽之義故詩曰朝濟于西崇朝其雨自我西郊則亦朝濟于西之意有雨之兆焉特施未行而已言未則非終不行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之應四而曰上下應者陽道過盛喜於從陰雖非其位而其志皆應之也剛中二之天德也志行四之異志也剛德居中而異志行是以亨也尚往者其道方行行猶未已也施未行者澤未下也密雲尚往則澤有必下之理君子成已有必能成物之道盡其道

則為大畜施未行故為小畜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柔自姤進而上行至四得位上下五剛說而應之說則見畜矣一柔畜五剛則小畜大臣畜君也五爻非所應亦曰應之陰者陽之所求也故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此以六四言小畜之義也下乾健也上巽順也九二九五剛中也健而濟之以巽則易入剛不過乎中則志行於上下兩者得則柔道亨而陽為陰所畜矣故曰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此以兩體二五言小畜之才也兌盛陰也密雲者兌澤之氣上行也兩者陽為陰所得相持而下者也六四志在畜君以往為尚畜君者好君也不得於君其能畜乎故曰密雲不雨尚往也此再以六四言小畜也乾天也在內外之交而見天際郊之象兌西也我者內為主柔自下升天地

之理陽倡則陰和西郊陰也密雲不雨陰先倡也以臣
 畜君雖尚往也然不待倡而先之則其施未行施者膏
 澤下流也柔得位待倡而往則君施行矣故曰自我西
 郊施未行也聖人言此示臣強之戒且曰陰畜陽小畜
 大終不可以成大事乾天下之至健至難畜者非剛健
 篤實輝光日新其德豈能畜之在卦氣為四月故太玄
 準之以斂易傳

新安朱氏曰小畜柔得位至曰小畜以卦體釋卦名義
 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應謂五陽健而巽至乃亨以卦
 德卦體而言陽猶可亨也密雲不雨尚往也言畜之未
 極其氣猶上進也本義○尚往是陰包他不住陽氣散了
 做雨不成所以云尚往也○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先
 生云此是以巽畜乾巽順乾健畜他不得故不能雨凡

雨者皆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為雨且如飢
 甌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伴方有温汗今乾上進一陰
 止他不得所以彖中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到
 上九則以卦之始終言畜極則散遂為既雨既處陰德
 盛滿如此所以有君子征凶之戒並語錄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伊川先生曰乾之剛健而為巽所畜夫剛健之性唯柔順
 為能畜止之雖可以畜止之然非能固制其剛健也但柔
 順以擾係之耳故為小畜也君子觀小畜之義以懿美其
 文德畜聚為蘊畜之義君子所蘊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
 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
 方之道義為小也易傳

廣平游氏曰風行天上柔巽之上行也君子觀象於此

則美其文德也天以剛健故其事武地以柔順故其事
文風之柔无所不入地類也故有文德之象舜之格有
苗文德之懿也詩稱仲山甫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則所
以畜宣王者文德而已矣故有明哲保身之說異乎伊
尹之於成湯太甲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小畜之時以柔畜剛故君子以懿文德孔
子曰遠人不服脩文德以來之則畜剛莫尚乎文德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巽之畜乾陰之畜陽非可大也君子體之
懿文德而已與夫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異矣六
四之畜正也猶巽從而後能之使非正而行是妾婦之
道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文德美德也坤言文在中而文言曰美在

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然則畜之道必
先畜美德以成己而後可見於事業也大畜之以畜其
德則天德之大皆止而畜之矣乾之不言所利猶大畜
以畜其德坤利牝馬之貞猶懿文德也風行天上是為
巽入之道是我入而畜之也天在山中則為來畜於我
大小之辨如此

易說

漢上朱氏曰天剛德文柔德風行天上剛為柔所畜小
者畜也君子以是懿文德傳言太虛無礙大氣舉之
新安朱氏曰風有氣而無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為小畜
之象懿文德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
本義○風行天上小
畜君子以懿文德言畜它不住且只逐些子發洩出來
只以大畜比之便見得大畜說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小畜只是做得這些箇文德如威儀文辭之類○問

風行天上小畜象義如何曰天在山中大畜蓋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其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耳

並語錄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伊川先生曰初九陽爻而乾體陽在上之物又剛健之才足以上進而復與在上同志其進復於上乃其道也故云復自道復既自道何過咎之有無咎而又有吉也諸爻言無咎者如是則無咎矣故云無咎者善補過也雖使爻義本善亦不害於不如是則有咎之義初九乃由其道而行無有過然故云何其咎無咎之甚明也○陽剛之才由其道而復其義吉也初與四為正應在畜時乃相畜者也

並傳

橫渠先生曰以理而外進之於應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乾體本上乃今居下求復者也乾雖求復當畜之時巽陰固之而求獲乎復然乾體當復自道也巽雖固乾其體則巽六四以陰居陰獨為正應以斯而復雖若犯上其義則吉無所疑也

龜山楊氏曰六四陰得位為一卦之主而初與之為應受畜於四者也過未形而畜之其復自道矣夫何咎之有故其義吉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德之大而人畜之雖曰小畜亦已艱矣唯早辯者易為力而不能早辯者難為功故小畜雖同而有初九九三之異也易為力則復自道復自道則鮮失焉是以此其義吉而無咎也然小畜之道何與於復而初九九二曰復何哉蓋大畜畜而無失無失故無復小畜未能無失是以不免有復也學者不能大畜則有小

畜不能小畜則有復雖初无異道蓋力行有淺深耳易說
 漢上朱氏曰聖人欲明陽不受畜於陰之義故以履小
 畜二卦反復明之小畜履之反初本在上二本在五三
 本在四故初二皆以復言之三受畜而不得復者也初
 者九之位九之位正也正者君子之道初九不受畜而
 復四猶未為得所宜有咎然由正道而復四亦以柔道
 下之何其咎哉於義吉也易傳

五峰胡氏曰郭子儀雖為魚朝恩所忌然朝聞命夕引
 道信命而行復自道者也是以姦邪莫之能害而終吉
 也若李光弼因讒邪之間遂擁眾不朝則不能復於道
 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為
 陰所畜然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為正

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為所畜故有進復自道之象占者

如是則无咎而吉也本義○問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此

爻與四相應正為四所畜者乃云復自道何邪曰易有
 不必泥爻義者如此爻只平看自好復自道便吉復不

自道便凶自无可疑者矣○復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
 不同復卦言已前不見了這陽如今來復復自道是復

它本位從那道路上去如无往不復之復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二牽復吉
 九陽也陽非久為陰所畜者也故其志皆欲進復於上

焉然則安於養而不復進者非可恥邪紀聞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皆
 以陽剛居中為陰所畜俱欲上復五雖在四上而為其所

畜則同是同志者也夫同患相憂二五同志故相牽連而復二陽並進則陰不能勝得遂其復矣故吉也曰遂其復則離畜矣乎曰凡爻之辭皆謂如是則可以如是若已然則時已變矣尚何亦有誠乎五為異體異畜於乾而反與二相牽何也曰舉二體而言則巽畜乎乾全卦而言則一陰畜五陽也在易隨時取義皆如此也○二居中得正者也剛柔進退不失乎中道也陽之復其勢必強二以處中故雖強於進亦不至於過剛過剛乃自失也爻止言牽復而吉之義象復發明其在中之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初反自道三為說輻二以彙征在中故未為失說易

藍田呂氏曰巽雖固乾而九五陽得尊位與二同物二不敢進牽五求復居中无邪又不失乾當復之義

龜山楊氏曰二之與五以剛畜剛非如初九之於六四也故牽而後復所以吉者以其在中也居小畜之時以剛畜剛非其道宜於自失矣而二五皆剛而中故不自失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不能辯之於早至二尤艱矣故牽而後復也牽者強勉之義雖无自復之易然強勉能復猶為吉也非二有剛中之德亦將自失矣說易

漢上朱氏曰小畜以一陰畜五陽五本二之位五動則二應同志者也二乾體剛健五巽體柔巽二進而欲復其所五以同志牽挽而復之巽為繩為股艮為手牽復也二牽挽而後復者畜之已深不若初九自道而復為易然在小畜之時五能下之引類自助為得中道二復而在中亦不自失其正而吉兩得之也易傳曰同患相

憂二五志同故相牽連而復二陽並進則陰不能勝得遂其復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於陰以其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占者如是則吉矣亦者承上爻義本義

東萊呂氏曰易傳云二五皆陽剛為陰所畜俱欲上復陽之復其勢必強二以處中故雖強於進亦不至於過剛元祐諸賢似當深體此義已丑課程

九三與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睽比而不中為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言不能行也夫妻反目陰制於陽者也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

制之也婦人為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故說輻反目三自為也○夫妻反目蓋由不能正其室家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其室家故致反目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近而相比故說輻而不能進反為柔制故曰反目非其偶也故不能正其室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一爻雖比六四當畜之時陰為主故三陽不得進上雖巽體以陽居上陰之盛者與三合志畜之愈固說輻而行反目不媒者也

龜山楊氏曰重剛而不中則身不行道矣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故與說輻夫妻反目與說輻不能有行也切比於四為陰所畜不行於妻子也至於夫妻反目則正家之道可知矣故曰不能正室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大畜有止畜之義說輓則止而不行也小畜入而畜之有復之象焉復貴早辯過中則危矣此牽復之後所以言說輓也說輓則害於行道故又有夫妻反目之象夫妻反目道不行於一家何以正天下是如輻壞而車不能行也孔子曰大車无輓小車无軌其何以行之哉意與此同求其所以然蓋本於不能正室不能正室者其身不正故也是以君子必篤於成已而後可以成物為是故也大畜與說輓止於二也良馬逐行道於三也小畜牽復於二未為成德故說輓於三不能行也輓可說者也輓不可說者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子夏傳虞翻本輓作輓當作輓上九九三本相應若動而成震坤其輿也陽畫輿下橫木也為輓九三見畜不可動兌為毀折輿說輓矣其能進乎震為

夫離為妻為目巽為多白眼九三剛而不中見畜而怒故反目相視妻制其夫男女失位不能正室也三四巽離有家人象故以室言之妻齊也敵夫之辭震離同象故曰夫妻初二畜於巽而復獨九三畜於六四而不復者九三失道比於四而悅之也陽无失道陰豈能畜之聖人詳言此者為陽畜於陰之戒易傳曰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也春秋傳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車脫其輓歸妹外卦震也上六變離震毀車脫其輓與此爻及大畜九二同象

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於陰而又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而為所繫畜不能自進故有輿說輓之象然以志剛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故又為夫妻反目之象戒占者如是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程

子曰說輻反目三自為也本義○小畜但能畜得九三一

爻而已九三是迫近它底那兩爻自牽連上來錄語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伊川先生曰四於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內有孚

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陰畜眾陽者也諸陽之

志繫於四苟欲以力畜之則一柔敵眾剛必見傷害唯

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其危懼免

也如此則可以无咎不然則不免乎害矣此以柔畜剛之

道也以人君之威嚴而微細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蓋有

孚信以感之也○四既有孚則五信任之與之合志所以

得惕出而无咎也惕出則血去可知舉其輕者也五既合

志眾陽皆從之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陰居陰其體不躁故曰有孚能上比於五

與之合志雖為羣下所侵被傷而去懷懼而出於義无咎

說易

龜山楊氏曰柔得位得柔巽之道也為一卦之主而下

當三陽之進勢不足畜之則傷而去惕而出矣然得柔

巽之道有孚也上承九五與之合志則下不能害也雖

惕而出終无咎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以人畜天以柔畜剛非天下之至誠其孰

能與於此此六四有孚之道也六四以有孚之道主於

中又且惕然知懼此其所以免害而血去且无咎矣蓋

一柔五剛有害而傷之之理故也上合志者合九五有

孚之志故志行也唯其上合志是以能畜也說易

漢上朱氏曰五君位體巽四近而相得以正相比臣畜

君者也四不繫應於初誠信孚於上有孚也三陽務進

而上四以一陰乘之若畜之以力陰陽相傷可不惕懼乎唯誠信孚於上而與上之志合則物莫之傷而惕懼遠矣伏坎為血為加憂巽為多白眼惕也血去惕出者四五相易合志之象象辭不言血去蓋惕出則血去可知九五之剛六四在下止畜其欲非誠信感之上下志合是嬰龍鱗也豈能畜哉惟其有孚志合守正而見信故以此處上下之際而无咎自古人臣得位上畜君下畜乎眾君子不如六四之有孚未有不傷霍光之於魏相蕭望之卒見傷也易傳

五峰胡氏曰漢明帝察察剛急治楚王英獄无辜連逮不可勝數羣臣希旨无敢以情恕者獨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出萬死為无辜一言其言發於忠誠惻怛有孚者也其情既伸其辭既達其義既明故帝卒從其言死

罪免而恐懼亡矣正君心救无辜何咎之有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以一陰畜眾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二陽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也

无咎宜矣故戒占者亦有其德則无咎也本義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伊川先生曰小畜眾陽為陰所畜之時也五以中正居尊位而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矣故曰攣如謂牽連相從也五必援挽與之相濟是富以其鄰也五以居尊位之勢如富者推其財力與鄰比共之也君子為小人所困正人為羣邪所厄則在下者必攀挽於上期於同進在上者必援引於下與之勳力非獨推己力以及人也固資在下之助以成其力耳○有孚一有孚而字攣如蓋其鄰類皆牽攣而一无字從之與眾同欲不獨有其富也君子之處艱厄惟其至誠

故得衆力之助而能濟其衆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六四為衆陽之主已能接之以信攣如不疑則亦為衆所歸故曰富以其鄰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五為二所牽二中无邪乾體當復不能深距者也然陽居尊位全盛之勢可以及鄰鄰志不同均富及之冀為吾用鄰為四與上也

龜山楊氏曰剛巽乎中正有孚也居得尊位剛巽以畜而上下從之攣如者也攣如言從之固也從而與之共天位食天祿能富以其鄰者也六四柔得位而不尊為小畜之主三陽下進不足以畜之故傷而去懼而出雖與上合志能无咎而已唯九五以剛巽乎中正而衆陽從之故能富以其鄰而不獨富也夫小畜以柔畜為主而九五以剛者以其居異體故也居異之極故雖剛而

不過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合六四誠信之志攣衆剛而畜之是富以其鄰者也富以其鄰則以畜衆為富不以獨智為富矣此明畜之君道如大舜善與人同取諸人以為善是也易言富以其鄰者乾之象也不富以其鄰者坤也

乾大也坤吝嗇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近四相得无應以分其志有孚也易言交如者異體交也言攣如者同體合也四五同巽體君臣合志攣如也小畜一陰五陽常恐力不足而見傷五於畜時雖得尊位而不能畜以其富也委之於鄰併力而畜之有孚攣如則衆陽皆為我所用矣陽實為富陰虛為貧四虛五實而五與之共位食祿四得盡其心能以富用其鄰也以如師能左右之曰以相比為鄰巽離

亦鄰也富以其鄰不獨富謂富善人也易傳

五峰胡氏曰舜既受堯之命有天下而堯朝舊臣如共工謹兜伯鯀佐堯治天下其執權利之日久矣舜江海陶漁之人也雖以堯命聽居其上其志未嘗不欲專命使舜不得有為於天下也然舜以天德居天位其有孚可知固將分天職與天下聖賢共治之分天祿與天下聖賢共食之列天位與天下聖賢共守之豈姦邪之臣所能過哉是以九官命而不仁者遠矣變如富以其鄰此之謂也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為以兼乎上下故為有孚攣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鄰之象以猶春秋以某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也本義○富以其鄰與上合志

是說上面巽體同力畜乾鄰如東家取箇西家取箇取上下兩畫也此言五居尊位便動得那上下底攣如如手把攣住之象○孚有在陽爻有在陰爻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問小畜卦以一陰而畜五陽而九五乃云富以其鄰是與六四之陰并力而畜下三陽不知九五何故反助陰邪先生曰九五上九皆為陰所畜又是同巽之體故反助之也並語錄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巽順之極居卦之上處畜之終從畜而止者也為四所止也既雨和也既處止也陰之畜陽不和則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一作畜道之成也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尚德載四用柔巽之德積

滿而至於成也陰柔之畜剛非一朝一夕能成由積累而
 至可不戒乎載積滿也詩云厥聲載路婦貞厲婦謂陰以
 陰而畜陽以柔而制剛婦若貞固守此危厲之道也安有
 婦制其夫臣制其君而能安者乎○月望則與日敵矣幾
 望言其盛將敵也陰已能畜陽而云幾望何也此以柔巽
 畜其志也非力能制也然不已則將盛於陽而凶矣於幾
 望而為之戒曰婦將敵矣君子動則凶也君子謂陽征動
 也幾望將盈之時若已望則陽已消矣尚何戒乎○既雨
 既處言畜道積滿而成也陰將一作盛則字有極君子動則
 有凶也陰敵陽則必消陽小人抗君子則必害君子安得
 不疑慮乎若前知疑慮而警懼求所以制之則不至於凶
 矣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以臣畜君至於和且至則畜道成矣猶當

尚德以載之不可以賢臨之也尚德者无所不用德也
 故象以為德積載何則君臣夫婦人合也人合者易以
 睽故雖貞而厲若恃此以行而不止則陰疑於陽月盈
 而逼矣故雖君子之道猶為凶也所謂有疑者陰疑於
 陽之謂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三陽下進一陰畜之不能固故密雲不雨
 尚往也至上九則往極矣故既處夫陰陽和則雨而婦
 以順為正雖畜而至於雨以是為正則厲矣夫月遯日
 以為明者也望則與日敵矣故幾望則不可過君子至
 是而猶征焉則凶之道也蓋小畜以陰畜陽為主其極
 必有疑陽之戰故戒之如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小畜密雲不雨之象至上九畜道成而後
 既雨也既雨則小畜之道盡矣是安於畜者也故曰既

處君子於成終之際未嘗不思戒焉戒而尚德則无顛覆之憂婦人以順為貞不知尚天德之大以持守之是以危也幾望將盈也將盈之時居位之極知進不知退是以征凶有所疑者盈滿皆有疑之時故君子戒之孔子言知及之仁能守之所謂尚德者如此夫畜德既成尚戒其失況畜之未成者乎

易說

漢上朱氏曰大畜畜之以止畜極則散小畜畜之以巽極則畜道成矣上九動而畜三九三止而見畜坎見兌澤流既兩也既兩則陽與陰和矣九三不往而還其所既處也既處則不進矣陽剛健既兩既處豈一日畜之哉柔巽易入陽說而受制則剛者退避柔者尚之積之甚微至於載之而有不知也坎為輪乾陽德也而在下巽陰德也而在上陽反載之矣巽為婦當以柔巽從夫

為德陰而畜陽柔而畜剛非德之正以是為正守而不變危厲之道譬之月也望則陰道盛滿即復虧而成巽巽畜乾豈婦德哉坎為月離為日在兌西月望之時也六四未中幾望也君子上九也陰盛陽消君子有害動而去之則正征以正行也然不可動動則凶故不得已而處有所疑也巽為不果疑也可動者其唯小畜之初

乎傳

五峰胡氏曰東漢閹宦之盛自孝和永元中鄭眾始得與聞政事且宦者出入禁闈以奉承為事者也暱比則易以親順事則易以信其後遂得天寵日侵朝權至永興之時中官近習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政令一由之出矣然賢者猶或用勢已張而未成也及元熹之末遂黨錮賢智舉不得進其勢於是乎成矣所以及此者以其

睽比順事足以惑媚人君而桓靈之君心與之同性與之合既雨既處也彼趙忠張讓之徒豈知其非日以益甚終受誅戮固其宜矣婦貞厲也雖然闔豎也而執國柄政自己出侵逼人主月幾望矣陳蕃竇武以區區之力不復顧慮誦言誅之欲以一日而奪百有餘年憑藉之權不亦難乎孔子曰有所疑者戒當時君子必知疑慮徐思所以制之則不至於凶矣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畜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為既雨既處之象蓋尊尚陰德至於積滿而然也陰加於陽故雖正亦厲然陰既盛而抗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其占如此為戒深矣本義○上九爻辭殊不可斷若人占得此爻則吉凶未可知然易占法有活法聖人因事教人如有是德而得是爻則為吉无是德而得是爻則不應須如此

看乃活如輿說輻夫妻反目一爻可謂不好然能以剛自守則雖得此爻而凶不應矣○上九雖是陰畜陽至極處和而為雨畢竟陰制陽是不順所以雖正而厲○既雨既處言便做畜得住了做得雨後這氣畢竟便透出散了德積是說陰德婦人雖正亦危月才滿便虧君子到此亦行不得這是那陰陽皆不利底象並語錄東萊呂氏曰既雨既處尚德載而繼之曰婦貞厲周公之憂懼有以也已丑課程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十三

